



7 4
6396
24



門 74
號 6396
卷 24

早稻田大學圖書部
昭和25.11.7
購 來

古香齋鑿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八

北平孫承澤著

巖麓

京師之西皆山也舊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第八
陁在燕強形鉅勢爭奇擁翠雲從星拱於皇都之右

玉泉山在京西二十餘里山頂懸崖舊刻玉泉二字水自
石罅中出鳴如雜佩金章宗行宮芙蓉殿之故址也半嶺
有呂公昂廣盈丈許深倍之相傳呂僊宴坐處

甕山在玉泉山之傍西湖當其前金山拱其後山有寺曰

圓靜寺山之陽有耶律楚材墓

都人王嘉謨石甕記燕之西山有甕山焉純盧土中
多杏柗榆柳之屬余嘗遊其間其南巖若洞而圯者
一樵人曰此少昂仙室也久之遊丁公潭問於漁父
漁父曰甕山蓋市中之異域云昔吾大父嘗聞山中
有父老能結生久而去之俄而來云山麓魁然而大
凹而秀者甕之屬也因鑿之得石甕一倍於常甕華
蟲雕鏤不可辨中有物數十種父老悉攜以去置甕
山西因爲識曰石甕徒貧帝里人不之信也嘉靖初

甕不知所存僕老矣睹吾里中之世變習矣夫甕何
爲余喟然而歎曰有味乎父老之言父老何用識之
漁父曰成弘以往非吾所知也聞之弘治中帝京世
臣富嘉靖中商富隆慶俠富今之時益治而昔之富
者遷徙靡常僕何足以知之夫幽薊馬四足可當
人之產粟粟于子可食數口蔬百畦可當五帛相思
桃李芳實雜遘屯軍日夜織作純絲輕縠蕙燧丹絲
則天下之沃饒也列聖培養小民守法豈獨先世號
爲太平哉弘治以後外戚邊臣都公卿之右握兵席

寵氣勢炎炎世祿者爲之役則武斷鄉里都人以軍
爲美募郊而居屋相比也又謹事上時時餽食有所
制無所爭吏攝於主者不敢問則世臣富世宗慨然
求治破去煩擾法令日新民莫之式於是文武奉法
利害一切公之於下加以求仙采補異好奇珍之給
釋則商賈重醴賈外攝府賈內贏雜賈瘠食奄人地
之卽竹木之場陶冶之技亦富于室及至隆慶所好
靡靡矣于是姦人之雄習刀筆觀時變其言曰所謂
富者豈守子母錢而日爲愚也禍日立至故不知求

百倍之利乃鮮衣怒馬以交于貴人倚憑則高如青
雲接趨則汗如溝渠已而暱則挾之怨則箝之刎頸
託于非類千金轉于片言風扇波流無復綱紀其勢
斯極乃今又不無少變矣說者曰帝里侈是未見天
成之豪麗宣洪之清泰也曩者燕市夏屋樓觀重縷
連鈴貴人造佛寺渴泉飛山佛身純金七寶鑿渥中
人燕享水陸區殫后軒美人曳縞紉秣陵之穀約于
中單秀水機杼不藉而靡少年日夜歌吹東西樂部
倡家樓閣通天乳煎鏤蛤冬果春蔬棄之如遺賞賜

動以千計三正元會醜樂燈火與若連山狀于六齋
生花舞鳥閉機其中舉火樹者萬萬計荆揚估船日
夜集于大市而今安有之衣文之巧日變日儉故有
屋設而寡堅黑伎者或改而市矣元夕寥寥數人行
少年博具數錢而攤司空召商具五刑泥首號哭家
立破敗四方異味日至物價翔踊器更狹穉轉倣他
方賈者日夜心計市魁大姦其迹董董則何以稱也
夫財通物富美名也通之于不可知變之於不可繼
豈石甕之爲乎且以爲誕也余默然夫時變不一知

者所難父老何言之易夫變之與來固不能必也是
故成弘之有嘉隆猶先朝之有今日也豈必需于灾
祲之故志識之微哉藏舟于壑流遁繼之夫甕也又
何知語曰觀俗于野父老其似之矣歸而記之
都人李東陽記西山自太行聯亘起伏數百里東入
于海而都城中受其朝靈秀之所會屹爲層峯滙爲
西湖湖方十餘里有山趾其涯曰甕山其寺曰圓靜
寺左田右湖近山之境於是始勝又三里爲功德寺
洪波衍其東幽林出其南路盡叢薄始達于野乃有

玉泉出于山噴薄轉激散爲溪池池有亭宣廟巡幸
所駐蹕處也又一里爲華嚴寺有洞三其南爲呂公
洞一竅深黑投之石有水聲數步不可下竟莫有窮
之者

五湖朱長春記西山之勝衆矣不能紀紀其所過遊
自玉泉山始其泉流爲西湖玉河發焉車馬遵溪以
入其山于諸山突而前延延遠望如釜首戴土猶冠
也近削立而尊如屏華嚴寺南倚之寺燬存其寢捨
級升有平臺望湖焉見帝都焉壁當寢後洞在壁間

洞戶沈沈黑若無入者人久而白燭光照其上下
乳如露盡其洞四丈而修廣丈有奇左右石牀最裏
見石龕也暮僧燃葦薪助之復見兩石壁詩自元丞
相揭里以來其上又有洞其頂有故金芙蓉宮址草
宗避暑宮也未至山之右撓梟而蛇盤曰金山寺自
華嚴而下度三石橋折水而門臨之水清鑑毛石齒
齒然藻蘊葢葢然其中無魚陰水也金山觀不如華
嚴軒楹差之可以寢處客多宿者右盤而西北緣崗
而途蜿蜒以曼衍皆山也峯危高下隈粵巉巖然其

林木參焉日之所照垣翼朱丹五采則嬪嬙內人大
瑞瑩焉秣黍菽粟油油交于林間有果園稍稍有蘇
牧村落也

陸鈇記出平則門行可數里清風徐來塵意灑落遂
遵湖堤繞村徑後先惟意行歌相答舉盼間樓臺鱗
次出沒烟靄若非人世所有者午至功德寺主僧汲
泉淪茗酒數進起陟英廟行宮已乃促騎西往緣崖
攀磴穿雲霧間溪花石竹幽芳襲人徐憇玉泉登望
湖亭撫看花臺道傍諸刹不能遍歷惟聽主僧談名

耳

李流芳記出西直門過高粱橋可十餘里至元君祠
折而北有平堤十里夾道皆古柳參差掩映澄湖百
頃一望渺然西山芻芻與波光上下遠見功德古刹
及玉泉亭榭朱門碧瓦青林翠嶂互相綴發湖中菰
蒲零亂鷗鷺翩翩如在江南畫圖中

公安袁宏道高粱橋遊紀高粱橋在西直門外京師
最勝地也兩水夾堤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
水底者鱗鬣皆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

而西山之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
城中士女雲集縉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一至
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時柳
稍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趺坐石根上
茗飲以爲酒浪紋樹影以爲侑魚鳥之飛沉人物之
往來以爲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坐枯樹下若癡禪
者皆相視以爲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誼囂怒
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
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

返

公安袁中道紀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楊柳夾道帶以
清溪流水澄澈洞見沙石蘊藻縈蔓鼠走帶牽小魚
尾遊翁忽跳達巨流背林禪刹相接綠葉穠鬱下覆
朱戶寂靜無人鳥鳴花落過響水聞聽水聲汨汨至
龍潭堤樹益茂水益濶是爲西湖也每至盛夏之月
芙蓉十里如錦香風芬馥士女駢闐臨流泛觴最爲
勝處矣憩青龍橋橋側數武有寺依山傍巖古柏陰
森石路千級山腰有閣翼以千峯縈抱屏立積風沉

霧前開一鏡堤柳溪流襟以畦畛叢翠之中隱見村落降臨水行至功德寺寬博有野致前繞清流有危橋可坐寺僧多業農事日已西見道人執耒者鋤者帶笠者野歌而歸有老僧持杖散步塍間水田浩白羣蛙皆鳴噫此田家之樂也予不見此者三年矣又裂帛湖記功德寺循河而行至玉泉山麓臨水有亭山根中時出清泉激噴巉石中悄然如語至裂帛泉水仰射沸冰結雪滙于池中見石子鱗鱗朱碧磊砢如金沙布地七寶粧施蕩漾不停閃爍晃耀注于

河河水深碧泓澄澈迅疾潛鱗了然荇髮可數兩岸垂柳帶拂清波石梁如雪鴈齒相次間以獨木爲橋跨之濯足沁涼入骨折而南爲華嚴寺有洞可容千人石狀可坐又有大士洞石理詰曲突兀奮怒較華嚴洞更覺險怪復有竇深不可測其上爲望湖亭見西湖明如半月又如積雪未消柳堤一帶不知里數嫋嫋濯濯封天蔽日而溪壑間民方田作大田浩浩小田畝畝鳥聲百轉雜華在樹宛若江南三月時矣循溪行至山將窮處有庵高柳覆門流水清激

跨水有亭修飾而無俗氣山餘出巉石肌理深碧不數步見水源即玉河發源處也水從此隱矣

白鹿巖在甕山西北越橫嶺白鹿巖在焉人鮮至者

閩人陳衍記凡客長安者未有不指西山為勝概者也然遊覽所至亦自玉泉香山華巖而止予自馬上望全山之勢蜿蜒截嶨烟草四合意必有神工鬼斧在人跡不到之處或曰白鹿巖最奇於是挾善遊者新安周生裹糧取道登甕山絕頂度黃沙坂縋石澗而西秋高澗水僅沒踝清駛殊常溫而飲焉夾澗桑

葉如綺澗窮小嶺橫之有白石如幢屹立嶺上微有字畫然薄蝕不可辨矣越嶺諸峯爭列芽茁不斷一峯最異即白鹿巖也巖高數十丈嵌空欲墮中虛可旋兩車巖左一隙如窻櫺下視深窅不知所際谷風倒射隙內琤然雖笙筑合奏不如也相傳遠時有仙人騎白鹿往來斯巖故以命名登巖頂躡萬壽山如豎掌指西望太行高掛天際天矯擎飛烟雲繞之斷續無跡適風烈不可久立而下巖角有茅舍小而整西僧居之黃眉紅頰採草根和水以食音語不通見

人嘻咲而已不知何年代至中國棲遲此山也凡巖
之木皆偃蹇離披非平地所見獨巖口古檜一株根
出兩石相夾處盤旋橫繞倒掛於外大可數百圍色
赤如丹砂夫人不能拊虬龍而諦視之使得諦視當
如此檜矣是又巖中之最奇者也日暮歸宿甕山次
早畧至玉泉而返

聚寶山在玉泉山西南行數里度兩石橋循溪轉至卧佛
寺復二里爲碧雲寺金碧鮮妍宛一天界巖下一泉汨汨
石渠道之過齋厨甕長廊出殿兩廡左右折復滙於殿前

石池泉傍一柳有大癭人呼癭柳柳左堂三楹萬厯御題
水天一色前臨荷沼沼南修竹成林巖下一亭曰嘯雲

玉泉西七八里聚寶山碧雲寺金銀宮闕如王者之
居朱鋪文彫門堂七重重累數十階以高其除廣夷
有池廣方居以殿中有梁跨池如亘白虹池中魚大
小萬頭其色丹白青藍驪珠瑋瑁出沒藻絲蘋葉承
間如綴金玉寶珠繁露也梁之中塞以朱欄神宗移
蹕再幸樂之設帟飲梁上觀魚遂爲御道云池之水
盤折而流其下泱地而至玉泉出焉其上且隱且見

經殿北澗復伏殿下出有洞又伏落池其源至遠出者當寺後山之高壁云當源爲泉亭折泉爲流觴父亭左右又前滙爲池紅白荷花芡蒲參差又前盤栢爲屏屏前竹一方區細如楮皮黃金數千百枝蒼葱烏噍噍者竹前古銀杏蔭蔽區等於竹亭右古柳下本半皮枯臃腫若厥若虬鱗若疣上枝細如絲青青蓋亭亭爲寺中奇駕爲留半日御膳寺人進飲三留御書額二曰蒼松古栢曰水天一色亭傍壁峭如城高可十丈長四五丈亭蓋處其窪間道也壁石石

室三臨澗石門石竇窻入踢地有鐘鼓鐃吹之聲
吟疑其雲中盛夏涼可以衣僧云冬則燠花木之避凍者藏焉

虎林沈守正紀碧雲寺精整勝香山而踈曠遜之獨寺後一泉出石根冬夏不涸道爲方池植白蓮其中上有亭大小二池前修竹一林清瀟可愛予自渡江久別此君婆娑不忍去微風徐來簌簌如相絮語泉繞寺中庖漏皆資之恨其從屋簷下過安得好事引爲流觴可坐可飲亦一大勝也

吳郡王衡記從玉泉渡兩石橋循溪轉陰於卧佛寺
娑羅樹之陰復二里許至碧雲西折聽泉亭上殿前
石池一而橋縮爲二中畜五色魚百千頭余解衣盤
礴坐而施餅餌焉唵呬相呼雲隊再捲若爲魚麗以
仰攻者

武林黃汝亨紀卧佛寺亦泉勝層巖夾道而下木石
散置可游可坐亦勝地也寺內有娑羅大樹二株可
數圍其子如橡栗僧云不但與菩提幻子可作念佛
珠碎之下酒可療心痛諸山皆無

公安袁中道紀香山跨山踞巖以山勝者也碧雲以
泉勝者也折而北爲卧佛峯轉凹不聞泉聲然門有
老栢百許森立寒威逼人至殿前有老樹二株大可
百圍缺幹鏤枝碧葉虬結紆義迴月屯風宿霧霜皮
突兀千癭萬螺怒根出土磊塊詰曲叩之丁丁作石
聲殿堦周遭數百丈數百年以來不見日月石堦整
潔不容唾寺較古游者不至長日靜寂若盛夏宴坐
其下凜然想衣裘矣詢樹名或云娑羅樹其葉若鞞
子乃折一衣袖之俟入城以問黃平倩必可識也卧

佛蓋以樹勝者也夫山剝當以老樹怪石爲勝得其
一者皆可居不在整麗三刹之中野人寧居卧佛焉
香山在碧雲南二里許有永安寺舊名甘露其制一如碧
雲而饒古色最勝者來青軒乃神廟所書額也金人李宴
有碑其畧曰西山蒼蒼上干雲霄重崗疊翠來朝皇闕中
有古道場曰香山上有一大石狀如香爐蝦蟆有泉出自
山腹下注溪谷曰小清涼西行數百步至弘光寺殿圓製
極工成化初創於中官中官高麗人見其國金剛山有圓
殿故移其製於此面其前者金章宗祭星臺

朱長春記香山做煥不如碧雲棟宇特盛碧雲蕩蕩
開朗有大人威嚴香山獨孤高如羽人化域陵世焉
碧雲塹削面坦夷其陽可望萬里都城如帶香山獨
牙錯門徑幽耳來青軒其至高望不一隅但海氣蒙
蒙出焉其山盤回其泉折淙其離閣參差其氣窈深
其草蒙修其木離披多古殿前一枯松十圍隱千牛
焉日出映之山中蒼蒼如青雲起世宗嘗幸臨登軒
望之歎曰佳哉此山獨有紫翠色軒有今上御書亦
兩幸矣其高於軒者山顛有亭右盤數百磴上上不

留足交交也下須翼之猶不可趨升之望見諸陵其
兩胫猶山蔽之蓋遊希至亦無題者未至亭亭在山
巔至去頂復千尺按志上有二石狀如香爐蝦蟆望
之未得升焉山之人言自香山又西以南山特奇怪
崖深其靈巖佛宮往往而是經數百里盡乃至河內
彌月不能遊然遠稍稍荒落薜薇而此以近都獨盛
以故遂不復西

王儁紀由碧雲至香山磧路深曠夾道盡白楊青檜
雖都雅不減幽絕當山之邃者曰流憩亭其曠而可

坐眺者曰來青軒流憩在山半灌木陰翳之中憶春
季杏花飄飛盡矣而此地猶能護殘紅以遲我念而
尋舊遊焉已乃過來青軒前西山為距而虛其襟
以捧帝城斜照薄金銀臺蒸氣正紫相顧謂此地宜
月投枕焉而東自無量殿數折乃至洪光寺皆短垣
踈栢不蔽外景消人甃白石為階其淨若拭余歎曰
使死不速朽者殆樂哉斯邱矣咲而出望之東壑中
鬱蒼攢錯閣道參差若飄紅掛樹葉者其光裕寺耶
心樂之而日且下春矣不果遊

洪光寺入石門路甚修平可步古栢夾之外不見林
上不見顛枝幹交陰人行道上蒼翠撲衣日影注射
如荇藻凌亂歷數百步復折而上如是者凡十有一
每登一折必右俯木末左瞰絕壁壁皆磴石爲之歲
久若天造栢從石罅出多類鬼工初登一二盤奇在
栢稍上諸山如螺髻自栢外見則又奇至七八盤山
盡在下精藍名墅基布繡錯金碧晃耀日竟屢換殆
無暇問栢奇矣盤窮爲山門甚精麗又進爲圓殿亦
目所未見

洪光者卽香山之支院也不復由十一盤穿栢中山
徑數十步卽香山藏經殿步而下卽後殿從兩廊透
迤行至正殿歷級從東行至方丈自迴廊復東爲來
青軒羣山拱揖蒼靄刺人目下見陂陀高下杏樹可
十萬株此香山之第一勝處也由方丈出見山右溪
流奔注如玉龍天矯蟄而未蘇下爲方池一注沉碧
有魚數十頭出沒其間

沈守正記碧雲池亭蒼松翠栢水天一色香山來青
軒鬱秀清雅望都亭六榜皆今上御書又一聯云恐

壤雲根嫌地窄愛看山色放牆低不知出處思否語亦有致書似沈度學士而骨勁過之

王衡記今歲戊子春季之二十二日約友人張益之陳錫元張仲立鄭子瞻遊香山以了花事而以盧師足之比期而仲立以事辭錫元復拉入他隊中余與張益之鄭子瞻周生如春者且行矣而黃風如矢益之又謝病歸余三人獨當風行葆髮蓋面蹇且不前也已至高梁橋而風戩然柳枝不搖中角微拂子瞻顧謂余是風留花耶抑花留客耶余咲曰噫且有之

半里許為真覺寺寺前浮圖高五六丈許而土為塔五方陟其頂山林城市之勝收焉余語子瞻此不當勝天壇耶吾於此訂雪盟矣由真覺寺緣湖堤堤柳婀娜妥水色油油然而其下則菱芽蒲戟虛著柳絲鴨綠正與鵝黃相貼顧尚不多得花初見花數十樹或百樹則紆騎賞之以簪余帽且滿已而去城漸遠花漸繁則當馬首者視之已則左右指而已小憩於望湖亭俯而窺泉以所佩花盡施之池清颺或來紅翻綠皺悠然有春江花月之想余乃以杯酒坐花瓣

上候於橋左雜水一停因呼子瞻和花嚼之自亭右
沿山膝行又遡一小村而香山碧雲始見見山以上
下皆漫漫遙白余曰雲也子瞻嘗視不應徐而曰其
雲耶將無是英英者耶已而問之山農乃真杏花也
始大叫以爲奇絕相羊至卧佛寺面面皆花而一緋
杏據西原上者大可盈抱且殊麗三人緣而上則枝
輪樛覆若倒掛茱萸網網外復施百步錦障余駘蕩
不自持而日且晡矣期以明日假碧雲道脫衣掛壺
於此乃舍而至香山宿於來青軒從軒前望花如春

後薄雪鬢鬢滿野而不蔽穢濃草樹之觀詰朝陳錫
元從碧雲來視子子與憑軒指畫諸勝次及新柳余
曰人盡云煙柳烟安得柳容其似者正在露葉時若
眠若起半空半色之間耳錫元深賞其言相攜而上
流憩亭亭西一杏尙未破函蓋昨歲遲我於花後者
也余謂錫元曰是當有神酬以酒祈明年花事焉
武林黃汝亨紀過香山躡躑披磴流泉茂樹一著屐
卽有軒軒白雲之氣半似吾山九里三竺間於西山
中當據上座登來青軒峯下皆蒼翠盤鬱大撮山河

之勝有扁書世宗元年題此山獨有紫翠色真嶮實也餐卧彌日獨不忍去上有流憩亭不及來青甚寒泉亭更可無坐

中峯在香山之後以其居諸峯之中故曰中峯也上有庵躡危磴而上十百者三始及庵庵兩翼有亭東望京城澆澆塵土微見黃色一點大內也山之陰有晏公祠翠巖寺永壽庵山之陽有弘教寺俱稱名勝

公安袁中道記中峯庵門有石樓可眺有亭高出半山可窮原隰牆圍可十里悉以白石壘砌高薄雲漢

修整中雜之紆曲堦磴墀徑石光可鑑不受一塵處處可不施簟席而卧於諸山中鮮潔第一刹中僅見一僧甚靜寂予少憇石樓下清風入戶不覺成寐既寤復循故澗澗涸而怪石經於疾流衝擊之後墮者偃者橫直卧者泐者背相負者欲止未止欲轉不獲轉者猶有餘怒其岸根水洗石出亦復皴瘦嶮峭嶮嶮啾陷坎澗中松鼠出沒淨滑可人舍澗而上碧峯得寺曰弘教亦有亭可眺也有松盤曲夭矯膚皴枝拗有遠韻間有怪石佛像清古亦為山中第一隆復過

翠巖循澗左行山口中爲曹家樓有橋可憩竹栢駢
羅石路宛轉可三里許青苔紫駁綴亂石中牆畔亦
多斧劈石骨理甚勁意山中概多怪石去其土層石
當自出無柰修者意在整齊卽有奇石且將去天巧
以就人工況肯爲疏通顯其突兀奮迅之勢者乎絕
頂有亭眺較遠以在山口也此處門徑弘博不如香
山而有山家清奧之趣亦當爲山中第一也
又紀翠巖寺門有渠天雨則飛流自山顛來巖吼石
擊濤奔雷霆直走原麓洞駭心目利後石路百級有

濤好鳥和鳴于疎林中隱隱見都城九衢宮觀櫛比
萬歲山及白塔寺了了可指其郊坰之林煙水色山
徑柳堤及近之峯巒疊秀樓閣流丹則固皆几席間
物出門卽爲登眺入門卽就枕簟雖夜色遠來猶可
不廢覽矚有泉甚清可煮茗遂宿焉風起松柏怒號
震撼衝擊枕上聞其聲如在揚子舟中駕風帆破白
頭浪也子遂定計九夏居此以避長安塵埃
武林黃汝亨紀從洪光寺過佛光寺爲弘教寺有石
橋魚池不及碧雲寺前有流泉亭亦似碧雲蘭亭意

而攝境開山面過之會晉州趙孝廉飲此與之浮三
大白而別弘教之傍有巖俗稱晏公祠余偶入視其
內皆石室球三皇五帝列聖名賢像自吾師宣尼而
下及宋朱紫陽李延平諸公兩壁又刻畫忠臣孝子
如王祥顏杲卿之屬又有小石室題函五經書史訊
之乃武廟時中貴晏公造也余因嗟嘆自吾入西山
所見金碧殿閣皆浮屠氏之宮大都皆中人自營其
身後香火藏而此室獨及吾儒門一宗何類無賢
盧師山在京西三十里山半為秘魔巖巖石嵌空幾二丈

舊傳隋末有沙門曰盧師居此山能馴伏大青小青二龍
故名巖下一池二青蟄處視之若不甚深然探入不可窮
都人于奕正云石子鑿鑿故桑乾河道也曰盧師山
有寺曰盧師寺正統十一年更名清涼今佛無殿已
過寺半里者秘魔巖是盧師晏坐處相傳隋仁壽中
師從江南掉一船來祝曰船止則止船至崖下止遂
崖居居數歲二童子來曰大青小青願侍不去歲大
旱所司徵禱雨者童子白師乘師願願施雨雨一方
也遂乘雲氣去俄雨大注知大青小青是乃龍矣龍

歸投潭中潭廣丈巨石覆之深黝不可測二龍有時
出雲氣仍隨之崖下塑二童子侍師像崖上一柏產
石面長尺不凋不榮是盧師手植

翠微山在城西三十餘里有圓通寺蓋舊平坡寺也姚
少師嘗言平坡最幽勝學佛者所宜居山半有平地故名
洪熙初始改今名

從香山東行飯于善應寺中東走澗道尋盧師山觀
翠微一帶蒼石碧瓦掩映白楊深柏中而新柳杏花
希稠點綴斜分倒插盡有深情蓋香山如揚州花市

濃抹故佳而此地則若耶曲徑其不厭正在淡粧耳
從盧師寺秘魔庵循東岡而至清凉寺寺有古佛像
其前為平臺眺望甚偉自此下而南折皆從山邏中
行花柳時可觀凡折數盤涉五六庵而至平坡寺寺
一閣度山顛于遠眺尤勝

舊志山上柘樹一株屈曲如虬斜傍二潭潭水磅礴
遶峯而出其頂脩竹篔簹始不減江南

潭杯山在京西八十里出京至馬鞍山干佛閣及戒壇至
龐涓洞踰二嶺而至潭柘潭柘以一培塿當羣山心九峯

展而立焉志所謂老栢美竹者烏有矣而兩殿鵬工絕則
金元故物也寺後故有龍潭今已斲為池而其支委尚潤
去山數里泉走石崖壁間聲甚怒至寺橋而水益怒

覺山在京西三十里懸崖之上與盧師平坡鼎峙西有三
泉曰清冷曰清香曰滄至

韓家山在京西三十六里山陰有漢左馮翊韓延壽墓韓
世居于此俗呼罕山又呼黑山滙

仰山在京西七十里峯巒拱秀中有平頂如蓮花心旁有
五峯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金章宗有詩刻石云金

色界中堦翠景碧蓮花裏梵王宮鶴驚清露三更月虎嘯

疎林萬壑風

百花陀在京城西王平口四圍皆山中有平川約數十畝
產杉藤藥草春夏之交百花爛然有金章宗石床今存

都人于奕正紀府西一百二十里由王平口過漢甸
奴分界處曰大漢嶺抵沿河口元女廟是百花山足
也山翠躍來引人渡石澗上馬欄山折旋其徑左右
周轉百步當直上十步以登所苦石磊磊承趾不似
土柔素車馬人趾繭生之所喜樹陰雲影蔭蓋密稠

不至曝酷逕此至法幢庵五里逕折旋如前幸容騎
而馬遶遶喘喘汗淫淫多不忍騎者上下諸嶂縱橫
一翠迎送目步不覺五里離徑坦然者姚庵也嶺而
西行數里干佛山又數里觀音山逕折旋如前山舊
有菩提樹僊人橋望海石盜伐樹矣橋石則存過此
山石盡於空際態變矣下上嶺者七迎前壁立者鶴
子山也此去干佛巖山石態變者盡作人形度閻王
嶼是百花山腰也百花者紅紫翠黃不可凡數不可
狀喻不可名品卽一色中辨奪耐異不可概之士人

指一種尊之曰天花豔光而幻質佛諸經每所稱天
雨曼陀羅花天雨曼殊沙花也行百花中一里蓮羅
門石洞禮佛殿上禮文殊閣上禮文殊法身塔下登
菩薩頂累石凡三峰登者必以小石累而尖之種佛
因故石小風大不能吹去以示曠劫無動轉故坐立
頂上俯諸山摺如圭東西兩靈山也乃旁四望東京
師也南冉冉者渾河也西鬱鬱乎茶露頂居庸諸山
北蕩蕩乎邊城外沙漠際無窮也是百花山頂也下
頂未半又入百花中不可名狀數者多於前游此者

或曾見文殊光風雲作雷一聲山灑灑如海忽左澗
一圓光輪右壑徧初白次紅次五色具木石人鳥塔
語攝入光中如鏡受像我聞文殊表智故放光莫勤
五臺智光也東之龍王頽廟列五龍王中位龍母北
之大士殿髮鬚鬢然下千佛巖南之東之又入百
花中花被逕八里多於前過白水庵行泉聲二里一
松標瑞雲寺寺卽五代時李克用建亭故處俗今日
百家寺也寺有摩訶祖師法身用像法裝之若新有
摩訶煮石鐺非石非鐵瑩如滌光宣宗曾取視賜以

龍耐歸寺也有摩訶粹龍石龍逸祖追粹之今龍迹
宛于石也志稱山暖肥產杉漆藥草春夏爛紅紫香
襲人則百花者藥草花耶然本草圖經中亦無從物
色之

附退谷小志

退谷在水源頭傍退翁記云京西之山爲太行第八
徑自西南蜿蜒而來近京列爲香山諸峯乃層層東
北轉至水源頭一澗最深退谷在焉後有高嶺障之
而臥佛寺及黑門諸刹環蔽其前岡阜迴合竹樹深

蔚幽人之宮也

水源頭兩山相夾小徑如線亂水淙淙深入數里有石洞三傍鑿龍頭水噴其口又前數十武士臺突兀石獸甚鉅踞臺下相傳爲金章宗清水院章宗有八院此其一也水分三支一至退谷之傍伏流地中至玉泉山復出昔有人注油水中玉泉水面皆油也一支至退谷亭前引灌谷前花竹

谷口甚狹喬木蔭之有碣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亭前水可流觴東上則石門巍然曰煙霞窟

入則平臺南望萬木森森小房數楹則爲退翁書屋

一榻一爐一瘦櫺書數十卷蕭然行脚也

谷之後高嶺峩峩攝衣而上爲古瑩瑩垣之外有臺可憩茂松蔽之不見其下

谷之東則隆教寺寺前舊在退谷上移置石門之東殿供大士像歲久漶漫寺僧秋月募善知識繕飾之境地深邈可供趺跏

谷之前爲蒔植花竹之圃中有僧家別院養牡丹數百本石樓孤峙面面皆花北望退谷掩映翠樾中如

懸董巨妙畫在閣之壁

谷口外沿泉東行皆石壁也大石一方上建觀音閣
再東則卧佛寺傍扉八扉娑羅古樹大可數圍柯幹
參天瞿曇卧殿上亂後寺廢香燈久斷矣寺門白
塔高矗大松兩行擁之香翠撲人衣裾

谷西南里許爲廣應寺寺有白松如雪門外深澗石
橋橫之橋傍喬松數十株箕踞其下看碧雲香山諸
寺丹甍碧瓦如蜃樓如絳闕又恍恍如夢際

谷西越澗而過則長嶺橫拖嶺半爲章宗看花臺古

松一株天矯磅礴拾級而登此則佳主人也

谷後踰嶺數重則見湯峪畫眉諸山東北烟樹迷蒙
鞏華城也又天半搖搖萬馬騰空而下天壽元宮也
廣應寺之西爲木蘭陀由寺前鳥徑西指過小橋三
四徑漸峻盤旋而上始至玉皇殿殿南別院有軒有
室小樓三層踞山之巔俯視弘光寺松盤香山來青
軒諸勝殿北深澗懸崖水出洞中傍爲魚池爲藥欄
爲篁叢殿側有滿井水可手掬西山山頂之井廣皇
寺與此爲二甘冽似中冷谷中瀟茗取給二井退谷

逸叟記

附記西山高隱

按漢王氏有五侯乃譚商立根逢時也五侯中王譚實為貞臣譚雖封侯而不肯事鳳水經注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此五侯以貞節封比前之五侯清濁不同矣本傳譚倨不肯事鳳不輔政而薨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內憚

之令人秦就國後遣使追守令自殺是不同王莽之政者譚之後又有子仁所云與者豈節仁之弟耶因兄死而相率避亂正相因也惟仁受王莽之誅而後光武義而封其後然則譚抗王鳳仁抗王莽與子五人並能沉冥高隱居西山則西山以五王重矣此山苦無古蹟有如此懿美之蹟而志不知載惜矣

軍都山在昌平州西北二十里昌平漢軍都縣以山名也後漢盧植隱居上谷立學肆教授生徒昭烈微時修弟子禮焉彼時軍都縣屬上谷郡又名居庸山

銀山在昌平東北六十里峯巒高峻冰雪層積色白如銀故名麓有石崖皆成黑色又名鐵壁頂爲中峯迥出雲霄緣石梯上五里許下視梵刹如彈丸刹乃唐時建頌七十二庵沙門鄧隱峯藏修之所有浸月泉天清橋巨虎石誦經臺諸勝

明李元陽記曉起騎行幾二十里路人乃云赤獨子去密雲已旬日矣衆相顧色阻南沙謂予曰銀山鐵壁去此不遠盍往遊焉遂折北而去諸君相尾問程或言遠或言近各有難色遲回不進南沙與予恐爲

所阻遂策馬亟馳行六十里至鄧隱峯道場八角亭東北有鐵崖壁立石色熒然頃之月出爛如銀界洗盞更酌夜分不寐明日將拄杖登頂寺僧曰頂由閻王鼻行僧住此十餘年亦不敢度予二人笑而不聽竟趨鼻側山脊如刀背僅容一足長約十步面旁如削下臨萬仞不可凝視罡風吹衣足不能立予曰列子履萬仞之險足二分垂外何如乃去鞞鞋跌坐徘徊取棋枰對奕南沙忽推棋東行比予回顧渠已度鼻矣予亦側身起立逐其武而東遂相與同登山頂

予曰君無議擬予無思量乃能至此向使議擬思量
東瞻西顧則私意起而反感安能至此哉南沙曰士
之立朝能以無議擬思量之心行之何事不辦坐未
有頃寺僧憑樵者送茶各飲一椀樵者指長城外曰
此爲黃花鎮此爲居庸關又西爲某關又東爲某鎮
皆在烟光微茫中萬里龍沙風霾無際令人氣吞邊
塞眼隘寰區矣是風稍定挺身度鼻而回初無難者
回入僧院崔都尉京山自外來曰聞二公在此願得
同遊遂舉觴薦山菽坐月下說長城險易夜分各就

宿明日京山早發來別予二人尙未下榻飯已由捷
路向昌平道中多木柵如圈初不知其故既而問樵
人乃知其爲致虎圈也頃之從人告饑遂就流泉而
飯甚甘之馬上作銀山鐵壁歌夜投昌平公署不食
而卧明日荆川少海攜酒來相勞頃之湛泉亦至因
爲言山水之情狀諸君頗以不遊爲恨荆川名順之
編修武進人湛泉名與齡驗封郎山西人少海名瀚
考功郎順慶人南沙名過職方郎富順人予則名元
陽子仁甫號中谿大理人爲御史

玉帶山在州東北十五里山腰白石周圍如帶實拱揖皇陵者又五里爲筆架山三峯並列迥出雲表成祖元宮在焉州之南則曰鳳凰山出城西四里至紅門兩山並峙連翩如鳳翥州北則曰虎峪山巍峩若虎踞又十里曰昭壁山正方如屏以作南障州東有影山遠望之其影先見故名是爲東山口州西有小金山日午金光射人又皆陵園諸山之護翼

紅門之西翠屏山下出泉九穴爲池名九龍池池上亭臺金碧輝映曼若仙都又有僊人洞在紅門東山

腰谿訝頰梯而下至洞約三丈許內有一門巨石天成近門上有石鐘長約數尺倒垂待叩入門轉南見有石縫如夾道元省無際不可深入古詩云我欲叩石鐘驚起洞中人煙蘿杳無際空鎖石門春石洞何窈窕云是仙人庭僊人渺何許瑤草空自清石洞省且深花落無人掃仙翁去不還何處尋瑤草

白浮山在昌平南一十里山有二龍潭流經白浮村元人郭守敬引此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流入積水潭以通漕運郭守敬所築堰起白浮村至青龍橋延袤五十餘里

以障雙塔神山諸水名曰浮堰

駐蹕山在昌平西南二十五里高十餘丈西北袤二十里
金章宗遊此鐫駐蹕字上有臺章宗自題棲雲嘯臺四字
都人王嘉謨紀自高粱橋水度至白浮窰山出薊縣
境窰山斜界百望是山也南阻西湖神皇蘭若皆萃
焉北通燕平叢叢磳硯背而去者百里猶見其峯焉
是宜禾黍山之陽有祠焉高十五丈登之可以望京
師可以觀東潞出百望十里爲長樂河河水不甚濶
而駛又北二里爲玉斗潭潭箕圓僅丈腐草菴之深

不可測或云是有物焉有兩牛鬪而飲陷於潭輒不
可得又北十里爲灌石駐蹕山在焉其山長西北袤
凡二十里石皆壁立高可十餘丈嶂脊欹危如墜如
挽前臨平川一望無際孤堠時隱猿鳥悲號行者慄
慄西望白虎站深若天井湛碧難盡山之上有臺是
名棲雲金章宗嘗遊焉登臺而嘯題石而歡下而觀
於野蓋燎而獵焉召其酋長大人擊毬俄而自擊也
乃歎曰美哉乎而誰見之山下石牀石釜俱存山之
西有洞是名寒崖勢殊奧邃中多異草奇石灌木隨

風揚芬四望則惟北多咀云壽宮之成也上自狄村
游於渾河是嘗駐蹕自駐蹕而北皆崇山也連綴匝
匝又砂磧延緣巖間白石嶄嶄春夏雨潦則成巨浸
樵采不達又北二十里許迺從西折斜入南谷有聚
焉是名漆園園之南有山焉是名雅思是山也幽晦
多霧富有果蔬山陷而爲坎有池焉浚冽如露是名
露池有比丘一人土人敬事之自園而出再由走集
西十里許爲高崖崖下有衆泉達其聚四面皆山蔚
洞森蕭壙如也又西北十里許爲清水澗是澗也兩

山如門行可二十里山皆峭嶮從山中飛泉灑灑
或決地或分流淙汨樹木之間推激巖崖之穴青如
亂髮白如吹絮仰視重峯時有孤石之揭揭沈黯迷
離天氣自曠崖間百合忍冬棠杜牛妳相思郁蘆黃
精唐求之屬滲味扶芳爍紅隕翠飛沫擊枝墜而復
起新實含濡落而不變奇禽異羽嚶嚶滿耳鳥窠雉
四徧其巖穴山鹿之羣豪豬之毛茸茸隨風泝流而
行高高莫極有嶺焉名曰鰲魚又西里許山益峻有
蘭若二焉上曰松陽下曰金鷹其上獨多松合抱而

數丈者有三樸邀者萬計登之而望則大山屏張雲
然斜開則金鷹在焉金鷹下控大巖巖吐百穴漚而
爲湖決而東流是爲清水之源迤邐以東下山折坂
而南蒼然紅絕髮鬚有光有陁焉曰六十屈折汗邪
黃蘆白沙之間可六十折再由走集又西有陁曰十
八盤息壤如金鬱勃而立狹可容人可十八折登顧
徘徊西則植立夾持不暇停足頰視斜柯洪枝匝藤
蘿而舞鷓鴣雀者深深莫極旁睨則北山轟轟一陰一
陽閃儻孤曰含濡雲彩山之上平衍西五里有嶺焉

是曰長城蒼黯高竦下視前坂其巔瓦礫縱橫微有
雉堞剝蝕沉莽是曰秦皇之址有泉出焉是曰馬跑
苞稂覆之將管矣又西二里有臺焉是曰了思衡可
二畝高可數仞莎蘋匝之楸檀柏栢之本宛宛相構
登之可望四方斗絕有足懷者下臺而西又十里皆
峻嶺也判爲中路巖之兩間如榭如障如層構深藏
如盲蒼盤互花實齊秀風泉並響遠聞伐木嶷嶷留
滯有嶺焉是曰灰嶺險特倍於長城石如蛤粉無樹
木大石磋磋吹籟揚塵則紛溶而起百里可見了了

如雪路口如甌甌一縱孤露瑩照通川下山有城焉
是曰鎮邊之廢邑又西八里許有城焉是曰鎮邊兩
旁皆山圍之其南曰碧駕之山曰通明之山其北曰
鷹場之山曰涪洛之山有湖焉小而深在碧駕之巖
圍結不見每多異草中有赤鯉盈尺春夏之交山水
增流則湖益清可鑿是曰合抱之湖鎮邊巖邑也居
人僅可百數地寒不能五穀五畜勞羸不甘兵雜其
間狡猾難治西十里有堠曰唐耳背據大山下視懷
來煙液查曩足爲天險樓堞固溝洫濬車械精睨橫

嶺而斜界居庸可甲燕平鎮邊廢邑其南皆山也中
爲衢路其東曰六華之巖其西曰小神之山曰青利
之山巖分形如六華其第四巖有洞焉最深窈土人
夜登之取宿鳥忽有雙鶴飛鳴是爲鳴皇之洞南可
十里有聚焉曰長峪又西五里有巖曰德勝又曰鳳
凰上有蘭若焉是山也威紆距絕抵此而窮四面環
匝山可三十丈磴道半之登之每顧則山形變蘭若
已圯然蟠結秀竦下視三山側側欲合東望長峪蔚
然開陽其左巖釜尤峻石稍擁出山下有泉焉源源

可二十里達於渾河照映蕭瑟町畦混然據巖而立
終日無人山之上奇樹新實甘香颺颺昔秋涉冬空
冗悄然萬碧俱立山之上有臺焉登之而望則感然
兩山蘭若閉藏不可俯見是曰隱鷺之臺山之西有
洞焉小而隘可容數人門有古松蔽之坐其中以瞻
西峰有如指掌中壁刻觀世音大士像鐫刻甚深是
曰觀音之洞又曰孤松之巖蘭若講堂中有蘋婆三
株大可合抱翠葉多子團團數丈真可奇也山之南
有嶺焉曰西峪可以入沿河山之下有禪不可辨自

長峪而東可二十里有聚焉曰菩提塹有祠焉是祀
菩提蓋古人有乞者衆食之俄而怒焉乃殺之剖而
食猶故民神之是爲祠也有蘭若焉曰白駁是山也
險倍灰嶺不通行者幽阻凄藹蕭然可詫有壇焉幢
設於上皆紫英之石爛若丹霞有銀杏二樹大可盈
抱芬盛多子出山而北有山焉是曰白鶴其峯岫繚
繞不易詰也其中有白色矐然狀如鶴著於石上又
折而東則走高崕北山自高粱至德勝共百八十里
小山至衆記者二十鳥有紅鴉沙鷄文雉半翅獸有

虎豹奇狸狼野干白駮豪猪兎麋草樹多奇土人每
言二月之交有山曰青華下可萬丈西通四方每有
瑰形奇物且飛且走衝乳而西獵人莫敢近也又言
三伏每雨羣山出流大石浮浮馬奔麀至有如雷霆
仰視碧鴛鷹揚之山半在雲霧成樓晝晦飛雲積煙
片片入戶連月不霽實神京之奧區山川之都會也
岫岫崖在昭陵之北極其險峭

于奕正記岫岫崖旋旋蟠蟠望若梯磴石醜怪若鬼
面下崖之庵曰瑞峯一曰麻尼崖高危立庵逼其踵

南山前逼菴而又高危冬前後兩月蔽不見日惟短
至日景一線透之崖三峯而三庵兩峯翼中峯首自
盤道庵以之東峯菴壁與石與樹也西若有奇焉自
渡津橋以之西峯菴壁與石與樹也東若有僻焉自
東西峯以之中峯菴壁與石與樹也東西若有高焉
天啓中陵監飾五菴新矣三峯失其朴

妙高峯在西山後居庸關諸山之面也與天壽山相接中
開一罅卽居庸關山峻而秀故以妙高稱

袁中道記妙高峯去沙河四十里遠視之惟一山逼

近則山山相倚如笋籜皴雲駭霞極其生動其根爲
千年雨溜洗去石骨稜稜每山窮處卽有小峯如筆
格法雲寺枕妙高峯最高處近寺有雙泉鳴於左右
過石梁屢級而上至寺門內有方池石橋間之水泠
然沉碧依稀如清溪水色此雙泉交會處也其上有
銀杏二株大數十圍至三層殿後乃得泉源西泉出
石罅間經茶堂兩廡繞露而下東泉出後山經蔬圃
入香積而下會於前之方塘是名香水也山石雖倩
更得此水活之其秀媚殊甚有樓可卧看諸山石有

偃蓋松可覆數畝故老云金章宗遊覽之所凡有八
院此其香水院也金世宗章宗俱好登眺往往至大
房山盤山玉泉山而其中有二春水秋山者章宗無
歲不往豈卽此地耶

上方山卽古稱大房山最稱奇秀古碑云幽燕奧室

閩中曹學佺紀出房山縣行六十里所過村落曰死
井曰天光曰孤山口皆與山勢爲升降過孤山口則
崇山如環幽溪如帶時時涉溪沿壁踐苔捫蘿乃至
山麓有一庵焉爲諸峯所覆如狻猊之昂首也巉巖

兩壁相距中開一線鳥道盤旋五里至石梯梯卽巨石五丁鑿爲坎僅容半跬高數百磴左右兩鐵紐長百尺山顛下垂陟者緣之手足分任其力蓋左迺無極之巖而右臨不測之淵矣梯盡處有小庵可憩折而東北可一里至山門入門始昂首見諸庵縱橫稠疊處於懸崖峭壁蒙茸之內如鳥巢然所謂禪棲也獨上方寺正中如負展以居躡千百磴始可到傍有兩礮流下聞而不見水其上有冰封之耳又東折而往則連宮層陰雪堆未化獨有古栢青青龍蟠虬舞

出雪之上其崑軒揭如仄奇秀如雲穿注如蜂房燕壘崑下有泉深三尺廣倍之面一平臺又十倍之相傳開山時有龍占此禪師叱之避盡挈其山泉以去師飛錫擊其尾留泉僅滿斗今山卽名斗泉也山下有洞尚隔一山說者以此山空腹寺徑達洞然人必自其上行上行必徑前峯孤圓突兀形如摘星望之甚憚陟亦可至峯半可頽諸庵嶺亦劣平尚不見洞又下五里入洞如一城僧家依洞爲窟石牀茅扉可掬爲客煮茗初未有水以葫蘆繫腰至洞裏取水曳

之出入尋縛枯藤爲炬繼次而進第一洞猶隱隱見影二洞以內卽黯黑無光三洞是一小竇圍可三四尺深五六丈伏地匍匐束身蛇行卽僧所曳葫蘆處也入三洞倏高廣燦炬不見頂傍有一潭石蜿蜒如雙龍狀其中圓光如珠於是取水焉抵九洞無路有穴如井入者後人躡前入背丈餘復空濶但霧氣芬塞履滑衣濕不易前進至十三洞路尚不窮云過此無奇興盡返矣大抵中以一曲爲一洞十三洞約有六七里洞中之石玉白鏡瑩削爲琉璃踰寸明徹其

境之最著者曰蓮花山片片如青蓮瓣曰龍虎宛肖龍虎曰長眉祖師兀坐巖畔眉脩然垂曰呂純陽儼然具道者衣冠曰石塔層層筆立曰石鐘鼓叩之作鐘鼓聲此非歷三洞穿竇之苦不能得也又其最著者曰須彌山一山甚大行良久難盡曰雪山森如積雪捫之若刺曰萬花樓山之上有多樓焉以雪爲地吐花如靈芝者數萬朵曰僊人橋跨青溪而渡曰十八羅漢爲脩短欹正各狀貌曰接引旛從頂倒懸縹緲若拂此非歷九洞入井之危不能得也出洞之後

依然天光迥若隔世驚喜異常

小西天卽石經山也在房山西南四十里

紀云范陽懷玉鄉西北山水秀異出獨樹村北行四里許兩山對峙外隘內豁小溪中出石峯參差如犬牙水觸石流潑然有聲沿溪前行十數里有巨石數十橫布水中躡之以渡登平岡而望四山多離絕之勢峯巒峙立如書空之筆者不可勝數其中一山若火燄而草樹獨茂問諸牧童知爲田帶山而小西天之境在焉迤邐至山麓壁立似不可登徐望之有磴

道循山之偏脊直上行者前後頂踵相接凡三憩息始及山之半有石室題曰義飯廳碑志云唐乾符中僧藏賁所建欲俾遊者至此不必齋糧也由廳前折而東鑿石爲道廣不滿尺橫於山腹者一里許將折而北則條石爲階凡九十九級上至平處行百餘步復有階如前級差少自其上平折而南有石堂東向方廣一丈五尺許名曰石經堂有几案鑪瓶之屬以祀三寶皆石爲之其上天然如帳頂下則甃石以平其地三向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字體類趙松雪

意必元人所刻其中有四石柱柱之上各雕佛像數百皆爲小圓光而飾以金碧堂之前向爲石屏八扇可以啓開外有露臺縱僅八尺橫與堂稱三面爲石闌設石几石牀以爲遊人之所凭倚傍有禪房庖湏之所皆因巖爲之不假人力堂之左有石洞二其右有石洞三復有二洞在堂之下方石經版分貯其中蓋隋沙門靜琬始以經刻未成而奄化唐貞觀後其徒道公等繼續成之至遼統和及金明昌之際有沙門留公順公亦增刻之前後納於洞中者通千餘卷

石凡七百餘條有石幢記其目甚悉每洞皆以石爲窓櫺用鐵固之縱廣不可知而石本之近窓者可以窺見觀其字畫則遼金所刻與隋唐自異其左洞有靜琬貞觀八年碑記嵌於門上大意謂未來世佛法有難故刻此藏之以爲經本若世有經願毋輒開其用心亦可謂勤矣石洞之北有石池石井池廣七尺而深半之井深淺不可測皆瑩然涵虛可鑑毛髮并之北十餘步有泉自竇中出涓涓不絕又有石爲龍王像民禱雨則祀之古木蒼藤樛錯其上然陰翳憐

澹不可久居田泉竇之南復板緣小徑盤屈數十折
至山頂有五石臺臺之上皆有白石小浮圖其南二
者乃唐金仙公主所建刻字如新餘無題識不可攷
頂有巨石後廣而前銳平出於虛空者數尺相傳謂
之曝經臺予至其上回視四山則向之特立若書空
之筆者皆隱然在履舄之下似可垂手撫摩稍臨石
之銳處而俯視之則陡絕萬仞無有底止已而下至
堂中左右有碑十餘通特觀其高大者則唐元和四
年幽州節度使劉濟與其僚來遊所建王僧指曰有

雲居寺亦靜琬所創西偏下五里許可造乃至山麓
渡小溪叢薄間寺規制已壯然比舊基差小墀中有
唐時所建石浮圖四皆勒碑其上其一開元十年助
教梁高望書其一開元十五年太原王大悅書其建
於景雲二年者則甯思道所書而大極元年建者則
王利貞之書也然獨不著撰文人豈卽書者爲之歟
予次第讀之愛其字畫清奇皆有虞褚法老僧復曰
後苑中石刻猶多遂歷榛翳間見殘碑斷碣或立或
仆不知其幾而多貞觀開元時刻

紅螺嶼在上方東三十里循九龍峪過八達嶺穿雲會門始及下嶮再挽鐵縷而上至紅螺洞曰中嶮再上半里爲松棚庵再右百磴曰觀音洞是爲上嶮

公安袁宏道紀紅螺嶼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山始巧始織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酷從灣至觀音洞仄而旋奇始盡山皆純鏗劃其中爲二壁行百餘步則曰東西變數十步則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邪立而陰故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龍之所洗滌霜雪之所

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

盤山一名盤龍山在京東薊州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千仞周百餘里勢磅礴而盤桓因名

記云自三河行五十里至盤山之麓仰望其巔元紫迥異浮圖樹石溢於目前旣入山有長泉一道從峽壁間飛噴而下穿齧石趾鳴漉漉不已壁上劖盤泉二字沿泉而上至中盤寺當卽下盤耳東折里許有亭左右峯勢拱抱出一岡巒隆然突吐是爲亭亭傍有松髯甲天矯如虬龍石谿砢礪甚異山之石乃

從此始石有一片數斷又數片相連若飛若走若躡
伏若臥若坐若立若負若搏噬若撐若平若傾欹若
磬然以出若畏而縮樹拳而曲徑詰而折皆以石故
至其地差衍而松勢得以少舒者上盤寺也實爲山
之中西有懸石亭亭趾爲平臺其崑陰百仞之上有
石懸空勢壓亭表折而東北躡嶺以登將及半嶺左
望前石若巨人仰天臥其下峭削背與山合處有光
斷而不斷懸空之妙畢呈於此上之始見長城長城
者塞上山也城與山爲高下起伏山青而城白如領

之有緣金玉之有相大者爲虹霓小者爲縞帶縹緲
糾紛不可窮詰又上之始見塔體圓質素卓立雲際
峻整精潔如經磨礱山有三盤而此據其上也盤山
者以山之盤旋曲折而言之也或曰山有三盤焉其
說近是又謂山有盤石可搖動故名下山從他道觀
之石圍數丈一人搖之輒動

吳郡王衡紀出公樂十里許而山髻見若黛染頰山
頭晡乃至廣濟寺遶北而西抵環翠亭亭面山松屏
之并東西崖者爲三望而第其伯仲焉質明復緣石

澗下三里許稍上而羣峯相拱揖又上則圍山而帶
林莫可辨其隅面其一峯稍遠對松立者九華峯也
峯勢峭欲摩天意氣漸上而紺宮翠籬又自下以秀
色留之杖策策然不能卽行良久穿蔡氏巷西折而
陟北岡長城蜿蜒界山半如線沙白浩浩際以濃雲
猛風意色慘然越數嶺倏陡下俯瞰巨谷窅然深黯
百谷之縷紛出而繆聚於此又里許而爲上方自盤
山而至上方下上幾百千折行者相望於石根
木杪有相去數程而望不盈咫尺者計山形始蛇縈而

辨龔山故名盤名當不虛上方之前曰懸石亭自此
上益陡絕更百尋而至舍利塔塔標峯首五峯肩而
隨焉蓋山絕頂也其西峯爲無梁殿殿後稍有餘地
可縱立觀層沙疊巒面面縈抱蓋盤山之外若有大
盤山焉三河寶坻甘泉長城俱在望又數里雙峯塔
額隱映樹樾如白鳥踏碧浪中自雙峯下走旱麓忽
東轉望見沉碧冉冉者曰百草窪其稍下而最深者
爲天城寺寺當谷口巖壑肩背皆蔚藍紺綠相爲因
依自寺上之三里許爲李靖庵又二里許爲舞劍臺

側東走為東甘澗又西折而為西甘澗又五六里許至僊師臺

公安袁宏道紀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戟熊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抉石罅出者崎嶇虬曲與石爭怒其餘壓霜雪不得伸故傍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出必半仄焉若半圮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泉天矯曲折觸巨細

石皆鬪故鳴聲徹晝夜不休其山高古幽奇無所不極

李元陽紀盤山頂上無土盤石徑四丈許有大字刻云唐李從簡遊李靖舞劍臺蓋此石即靖舞劍處也字刻約八寸許深

燕山在京東自西山一帶迤邐來東龍騰虎躍延袤數百里直抵海岸

宋蘇轍詩燕山如長蛇千里限夷漢首啣西山麓尾掛東海岸中開哆箕畢末路牽一線却顧沙漠平南

來獨飛鴈居民異風氣自古習耕戰上論召公奭禮
樂比姬旦次稱望諸君術畧亞孤館子丹號無策亦
數遊俠冠哀哉漢唐餘左衽今已半從來帝王師要
在侮亡亂攻堅甚攻玉乘瑕易冰泮中原但常治敵
勢要自變會當挽天河洗此生齒萬

碣石山水經注云大碣石山在古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
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於此
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
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

深淺世名云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章昭
亦指此以爲碣石

三齊畧記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監柱始皇
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
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其脚畫其
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脚猶立後脚
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
猶岌岌東趣疑卽是也

韓苑洛云東海至永平府南發出一洋東西百餘里

河從此洋之西自北注之此洋正逆河也碣石在右轉屈之間碣石在海洋北洋濶五百餘里自洋南遠看如在海中實未滄入海也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八

順德羅兆駒初校
南海孔昭鑒再校
南海孔昭鑒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九

北平孫承澤著

川渠

通惠河卽玉河也發源昌平州神仙泉過榆河會一畝馬眼泉遶甕山後滙爲七里灤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積水潭者皇城內西海子也又稍東從月橋入內府環繞宮殿南出玉河橋由大通橋至通州與白河合袤一百六十里元郭守敬所鑿千里一閘蓄水濟運元人名通惠焉入明廢不治天順二年漕運總兵官都督楊茂先請脩之

以省從張家灣陸輓者命戶部尚書楊鼎工部侍郎喬毅
往視還言通州至京城四十餘里古有通惠河古道石閘
尚存永樂間曾於此河搬運大木以此度之船亦可行先
年曾奏欲於此河積水船運又有議欲於三里河從張家
灣煙墩橋以西疏挑二十里灣泊糧船以避水患者二事
俱未施行今此河道通流其水約深二尺不勞疏挑惟用
閘蓄水令運糧衛所船二十五隻造一剝船自備米袋
挨次剝運如此則運士得省脚費而困憊少蘇矣今蒙命
臣等同叅將袁佑等親詣昌平縣元人引水去處及宛平

大興通州地方三里河各河道將行船故迹逐一踏勘及
據元史并各閘見樹碑文所載事疏稽考回奏看得閘河
原有舊閘二十四座以通水道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船得
進入城內海子灣泊今水從皇城中金水河流出難循故
道行船須用從宜改圖除元人舊引昌平東南山白浮泉
水往西逆流徑過祖宗山陵恐於地理不宜及一畝泉水
經過白羊口山溝雨水衝截俱難導引外及勘得城南三
里河至張家灣運河口表延六十餘里舊無河源正統間
因脩城壕作壩蓄水慮恐雨多水溢故於正陽橋東南低

古齊春明夢餘錄 卷六十九
窪處開通壕口以泄其水始有三里河名自壕口三里至八里始接渾河舊渠兩岸多人家廬舍墳墓流向十里迤南全接舊河流入張家灣白河其水深處止有三三尺淺處一尺餘闊處僅丈餘窄處未及一丈今若用此河行船凡河身窄狹淤淺處必用濬深開闊凡遇人家房垣墳所必須折毀那移且以今闊處一丈計之水深二尺若散於五丈之闊止深四寸况春夏天旱泉脉易乾流水更少糧船剝運俱難行使兼且沿河堤岸高者必須剷削低者缺者必須增築填塞又有走沙急湍處俱要創閘派夫脩挑

倘水少又須增引別處水來相濟若引西湖之水則自河口迤西直至西河堤岸未免添置閘座若引草橋之水必須於大祀壇邊一路創鑿溝渠亦恐有碍况其源又止出彰義門外玉匠局等處馬跑等地泉亦不深遠大抵此河天旱則淤壅淺澀雨澇則漫散衝突徒勞人力卒難成功決不可開况元人開此河曾用金口之水勢洶湧衝沒民舍船不能行卒爲廢河此乃不可行之明驗也今會勘得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等泉諸水其源皆出於西北一帶山麓堪以導引滙於西湖見今大半流出清河若從西湖

源頭將分水青龍閘閉住引至玉泉諸水從高粱河量其
分數一半仍從皇城金水河流出其餘從都城外壕流轉
通會流於正陽門東城壕再將泄入三里河水閘住併流
入大通橋閘河隨時開閉天旱水小則閉閘瀦水短運剝
船雨澇水大則開閘泄水放行大舟况河道閘座見成不
用增造官吏閘夫見有不須添設臣等勘時曾將慶豐平
津通流等閘下板七葉剝船已驗可行若板下至官定水
則其船亦可通行止是閘座河渠間有决壞淤淺處要逐
加脩濬較之欲創二里河工程甚省况前元開創此河漕

運七八十年公私便宜後來廢弛今若復興則舟楫得以
環城灣泊糧儲得以近倉上納在內食糧官軍得以就近
關給通州該上糧儲又得運來都城與夫天下百官之朝
覲四方外夷之貢獻其行李方物皆得直抵都城下若此
事舉行實天意暢快人心歡悅足以壯觀我聖朝京師萬
萬年太平之氣象也伏望聖明早賜裁處乞勅各該衙門
會計物料量撥工匠并各營見撥官軍人等自西山玉泉
一帶并都城周圍壕塹及大通橋直抵通州張家灣一路
河道分工逐一修濬如此則不惟省一時糧運之腳價實

皇朝通志卷之六十九
足以垂萬世無窮之利益矣明年發軍夫九萬餘往治尋
以災異罷後成化十一年詔平江伯銳等濬之一年而成
自都城東大通橋抵張家灣渾河口百六十餘里漕船稍
通然坐獨引西湖泉水之半不踰二歲淺澀如舊嘉靖六
年巡倉御史吳仲請復開之上使戶部侍郎王軌工部侍
郎王詔往議軌等言漕國計也必如元人引白河故事令
大船皆可直達京師則必大興工役其費稍鉅惟據見存
故閘稍脩治之聽小車剝船並行而載且以便歸運之軍
詔可

元史中統二十八年郭守敬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
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
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
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
十里一置牖比至通州凡爲牖七距牖里許上重置
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
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
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
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守敬指授而後

行事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軌水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大悅特賜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守敬又欲於澄清牖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

盧溝河出太原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從雷山陽發為渾

泉而為桑乾河鴈門應州雲中諸水皆會經太行山入宛平縣界東南至看丹口分為二一東流至通州高麗莊入白河是為渾河一南流至霸水合易水又南至丁字沽入運河仍從本河是河過懷來東兩山間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東地平而土疏衝擊震盪遷徙不常往代常脩築國朝特重云

水經注云澤水至雍奴入笥溝謂之合口是矣隋圖經云澤水即桑乾河也寰宇記云桑乾水西北自昌平縣來南流經郡城西又東流經郡城南又東南與

高粱河合按桑乾河卽今之盧溝河也俗呼曰渾河亦曰小黃河又名潔河以源出朔州馬邑縣之桑乾山故曰桑乾河郡國志云范陽有張塚臨桑乾河側名爲張華村

四明王昔云渾河卽桑乾河從保安舊城過沿河口通石港口直抵盧溝河宋蘇轍渡桑乾詩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渡桑乾風始和冰開易水應生波蓋桑乾下流爲渾河渾河下流爲盧溝以其濁故呼渾河以其黑故呼盧溝本一水也渾河奔

騰澎湃勢如殷雷亦曰小黃河跨河板橋甚欹行者率猿臂渡毛骨盡竦萬曆戊子秋九月十六日聖駕還自壽宮駐蹕功德寺明日幸石景山觀渾河上先登中板橋諸臣翼而趨中流顧問輔臣水從何來申時行對曰從大漠經居庸下天津則朝宗於海矣上曰觀此水則黃河可知因勅河臣亟脩堤岸毋妨漕計諸臣頓首謝

晉陵蔣一葵記河因桑乾山名一名潔水相傳黃河伏流自山西馬邑縣金龍池發源流至保安舊城燕

尾河與洋河諸水合唐賈島詩無端更渡桑乾水却
望并州是故鄉卽此每當晴空月正野曠天低曙色
蒼蒼波光淼淼爲京師八景之一曰盧溝曉月 又
記盧溝河金人呼黑水河橋亘周行金明昌初建正
統間重修長二百餘步左右石欄刻爲獅形凡一百
狀數之輒隱其一 又記盧溝橋由西北行十里渡
王家嶺嶺勢由西來蜿蜒數里至此復西向川原獻
媚林谷爭奇余登嶺南望則渾河一線如遊龍東望
則宮闕參差與石相映北望則九陵在焉佳氣葱籠

似領袖西山而襟帶之者

楊榮脩堤記天下之難治者莫踰水而治水之先者
莫踰京師故大禹之蹟首在冀州豈非以水之利害
所係者大而畿甸之內宜慎其防以爲引遠之圖也
歟盧溝之河至京城西四十里石經山之東地勢平
而土脉疏衝激震蕩遷徙弗常後魏都督河北道諸
軍事建成侯劉靖及子平鄉侯弘築戾陵堰以防之
水患以息後人思其功謂之劉師堰歷世既久水勢
漸更下流十五里距廬州不遠有白狼窩口時復衝

决漫流而東浸沒田廬民弗安業聖朝建北京視河
爲襟帶永樂間屢嘗脩築輒復傾圯今聖天子嗣位
命工部侍郎李庸內官監少監姜山義往任厥事復
命太監阮公安少保工部尚書吳公中總其事宜勅
其務存堅久勿爲苟且庶幾暫勞永逸群公致命材
謀共濟經始於正統元年冬畢工於二年夏凡用工
匠二萬餘月給糧餉以萬計累石重斃培植加厚崇
二丈三尺廣如之延袤百六十五丈視昔益堅既告
成賜名固安堤置守護者二十家建神祠於上有司

以時修祀禮凡督事悉賜鈔幣以勞之其視築戾陵
堰役費加倍而堅實亦過之

金口在京西通盧溝河

元郭守敬建議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
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爲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
燕京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
守者懼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接視故迹使水
得通流上可以至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
納其議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

合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帝善之

三里河在城南元時名文明河接通惠河為漕儲運道今鐵閘尚存

國初戶部楊茂疏看得京城南原有三里河直通張家灣煙墩橋自橋往西疏濬深濶二十餘里却將煙墩水橋改作吊橋糧船到彼灣泊可免漂流之患若將此河濬深直至三里河作平水壩三四截於內置匾淺剝船令運船由此盤壩以達京師歲可省車腳數百萬乞命工部踏勘明白將在京操備旗軍暫借

分工畢事誠為經久之利

嘉靖中大學士桂萼疏近皇上遣戶工二部漕運等官相視地方欲自大通橋直達通州將及月餘言人殊巨竊以為營度者未得其詳不敢不再請皇上擇之臣聞大通橋河源出自昌平州神仙泉南會一畝馬眼二泉繞出羣山後匯七里灤即今之西湖東入都城西水門貫積水潭即今之海子又東至月橋入內府南出都城東水門過大通橋又東五十餘里至通州入白河此河元郭守敬由古水道開濬非自

守敬創始蓋西山諸水由皇城東出每當山水泛漲由此而泄引之入白河以濟漕運故置閘以時啓閉初非爲行舟設也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陳銳不察其故建言脩復憲宗皇帝命戶部左侍郎翁世資工部左侍郎王詒挑濬仍濬西湖諸泉以益水勢可放運船千餘直抵大通橋下旣而水急岸狹船不可泊未幾卽耗船退幾不能全遂不復行正德七八年亦嘗挑濬竟無成功蓋京師之地西北高峻自大通橋下視通州勢若建瓴而強爲之且未免有害非徒無益

而已惟正陽門外東偏有古三里河一道東有南泉寺西有玉泉庵至今基下俱有泉脉出三里河繞出慈源寺八里莊五箕花園一帶直抵張家灣烟墩港地勢低下故道俱存冬夏水脉不竭見今天壇北蘆葦園草場九條巷其地下者俱河身也高者卽舊馬頭明白易見不假經畫稍加脩治卽可復也但附近勢家莊園故成化六年楊茂雖嘗建議而不敢盡言但請置壩而已後亦竟沮不行成化十二年踏勘而勢家買通欽天監以爲地居京師子午方位爲說不

知三里河乃在都城吳已實非子午方也今若誠按此修濬則公私大船俱可直抵三里河不但便搬剝而已

白河源出邊外經密雲縣霧靈山爲潮河川而富河營口河七渡河桑乾河三里河俱于此會名白河南流經通州合通惠及榆渾諸河至張家灣總名曰潞河並南流楊村以北通惠之勢峻若建瓴白河之流淤沙易阻夏秋水漲則懼潦冬春水微則病澀藉濬治焉

水經注云鮑邱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漢光武遣吳

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矣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爲漁陽太守後寵叛光武遣遊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遺壁故壘存焉鮑邱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渺望無垠按志州城北二十五里有盞兒淀廣袤三頃水上開花浮若金盞而名此卽古謙澤也今廢爲馬房地鮑邱水卽潞河俗名白河以其兩岸皆白沙不產青艸云

高粱河水經出自井州黃河之別源東逕昌平境沙澗又

東南經高粱店流入都城海子宋太祖伐遼與遼將耶律沙等戰於高粱河卽此

魏劉靖脩高粱河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原隰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於高粱河造揭開車箱渠高粱河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

丈立水碓長十丈山水暴發則乘碓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道渠口以爲濤門灑漉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於後世積三十六載至元康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還惟前

勳親詣山川指授規畧命司馬閔瓘侯逢愼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脩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塢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工四萬有餘諸部王侯不召而至襁負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是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記勳烈按此河名裏漕河北達京師長店運艘鱗集卽通惠河也

琉璃河在良鄉縣南四十里金史作劉李河有二大姓居此也大房山孔水入焉石橋跨之形勢鉅麗橋建於嘉靖二十年各處捐銀三十餘萬上助銀九萬三千兩又自西山諸泉來者曰胡良河自紫荆關外鐵鎖崖入者曰巨馬河晉劉琨守此以拒石勒處也二河俱有大橋建於萬曆二年橋成上命輔臣張居正撰碑以頌太后功德潞河一名沽水一名鮑邱水記云通州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源出北山南流

按志沽水有二卽東西潞水也源自塞北丹花嶺來

合九泉水南逕安樂縣故城西南與螺山之水合為
西潞河又南逕狐奴城西與鮑邱水合為東潞河

清河在德勝門外二十里距昌平州五十里以水清冽故
名源自州境一畝泉經燕丹村東南合榆河下流為沙河
經順義會白河跨清河有橋永樂間造橋因河以名跨沙
河亦有橋正統間造賜名安濟劉尚書龍云過清河時微
雨初霽車塵不起望昌平山若美人新沐雲鬢翠髻環列
天際

榆河源自昌平境南月兒灣即古濕餘河又名溫餘河經

順義縣境會白河以入潞芹城水在州東北四十里流至
蘭溝入焉又黃花鎮川河自塞外流入黃花鎮亦注焉

潮河在寶坻縣東二十里一名白龍港源自梨河洶河鮑
邱河至縣界三义口合流為糧運河入於海又有柳沽河
自玉田縣來渠河自香河縣來俱經縣東南注白龍港故
邑有渠陽之稱

霸河距霸州城南三里為白溝河之下流志云瓦河水在
城西南三百步與城南之沙塘二河合即寰宇記之五渠
也

州北達京師二百餘里川原平衍厥壤卑下西北諸山水合胡良河至州界苑家口洪波瀾漫一望無際皆滙於此既滙而盈後乃東流出於丁字沽注白河以入於海入海處呼爲飛魚口舊築河堤起涿州東境按固安至州境之趙村務臨津水口經州南關有古城址相傳趙武靈王所築也堤長三百餘里廣尋有二尺址倍之崇丈有八尺傍植榆柳以爲固其間爲水口一百六十有七至文安縣之蘇家橋大城之辛張口而止

新河在灤縣西一名灤河自盧溝水分流至縣界折而爲三其一徑東入白河其一爲新莊河南流武清縣界其一爲黃滙河東注馬家莊飛放泊

三角淀在武清縣南武清漢雍奴縣注水經云雍奴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水不流曰奴水經云沽水又東至雍奴縣西入筈溝志云縣南八十里有三角淀周迴二百餘里卽古雍奴水也筈溝其別名耳筈溝水自范甕口王家陀河及劉道口魚兒里諸水滙於大沽港水經注謂筈溝水滙衆川而東注混同一瀆云

直沽在武清縣東南八十里衛河白河丁字沽合流於此
又西南合清沽港水流四十里名海口每日潮至楊村云

附新開河

薊州河運薊州軍餉也明初用遮洋船從直沽出海轉餉
薊時有漂沒天順二年開直沽河焉

唐神龍中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比
蓋唐蹟也

昌平河運諸陵官軍餉也起葦華城外安濟橋抵通州渡
口止袤百四十五里

密雲河運密雲官餉也本白河上流自牛欄山而下與潮
河川交會水勢深廣嘉靖三十四年總督薊遼保定都御
史楊博請捍塞就通利合以濟餉四十二年總督劉綎發
卒濬治而潮河川直達通州凡密雲鎮歲餉十萬悉用小
舟轉粟省車輓入河費上嘉壽賜資之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香河縣郭家莊自開新河一道
長一百七十丈闊五十一丈有奇較舊河近十餘里
有可以聞命祭河神

水泉

玉泉在玉山東北泉出石罅間因鑿石為螭頭泉從螭口噴出鳴若雜佩色若素練味極甘美瀦而為池廣三丈許池東跨小石橋水經橋下東流入西湖為京師八景之一名曰玉泉垂虹往時翰林學士黃諫品泉水自郊畿論之以玉泉為第一自城內論之以文華殿東大庖厨井為第一作京師水記

水源頭在香山之北兩山相夾諸泉湧出流至退谷傍伏行地中至玉泉山復出

丹砂泉在香山下相傳為葛稚川丹井井二一泉水上湧

一泉水橫流味極甘冽

卓錫泉在獲山之陽泉傍有寺曰碧雲其泉湧出繞寺而出

龍泉自金山西山下湧出匯而為池斃石為暗渠引水伏流約五里許南經功德寺前入西湖

清冷泉在京城西三十里覺山之頂味甘冽

魚藻池泉在南城東南一帶皆泉元人三里河之源也今坎而為池以養魚舊有瑤池殿

金井在京城南魏村社永樂間嘗駐蹕於此賞其甘冽遂

命整之

義井在京城西南二十五里四圍沉碧相傳爲唐時置
滿井在東直門外有泉湧出冬夏常滿

公安袁宏道紀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
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昌風
馳行未百步輒返二十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
門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
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
晶然如鏡之初開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山巒爲晴

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之顰面而鬢鬟
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稍披風麥田淺鰲寸許
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
時有風力雖尚勁然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
呷浪之鱗悠然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
郊田之外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以
遊墮事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
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記已亥之二
月也

閩人蔣德璟記出安定門從北郊壇邊後取西北過
大教場一望空濶雪殘土潤行麥田間頗有幽致二
里許荒村數家錯落柴扉折而入卽滿井也井三面
皆窪池而井獨高黝不見底因繫石於綆測之可二
十五尺下皆樹根也根下復得丈許其大可一丈圍
井千百年常滿大旱不縮大寒不冰溢井幹而出爲
小石函受之上有亭亭四周爲小石溝蜿蜒而下滙
於池遂與東南水會於通州鴻寶云其奇不如濟南
趵突諸泉然皆地旺氣瀆湧而成予謂自太行山迤

邈數千里至西山一帶其勢甚雄散而平陂結爲都
城宜吉氣之隨地起也北人疎朴徧尋無碑碣可讀
僅環池柳十餘株古者腹穿橫斜入畫泉味甘冽予
爲獨酌一盃而弟瓏兒嬉亦至鵬洲出所携酒蔬就
村榻環坐限韻作詩各一律轟飲良快日且西復移
榻井前酌數巡而歸

龍潭在盧師山潭廣丈許上有巨石覆之其下深不可測
有大青小青二龍潛於此二龍出則雲氣隨之歲旱禱雨
輒應歷代相傳俱有封號立廟於潭上歲時祭祀

九龍池在皇陵翠屏山下出泉九穴鑿石爲龍水從吻出
瀦而爲池

學士程敏政記成化戊戌有事於西陵自昌平尋九
龍池迤西山而南絕小礧礧小騰沸石齒間馬爲之
前却踰礧望前峰趨之失道徑茂淤入灌莽中遇樵
者指示乃並高阜東南行不五里忽聞雞犬聲出谷
中相顧異之俯瞰得委巷舍隱然成村詢之乃陵
卒所居池適在其南未至池石瀨濺濺北流入溝塍
稍寬處輒有蒲芷叢翳鷺鴛游泳其下自朱門入池

方廣踰十丈重垣護之覆以黃甍石琢九龍首嵌西
垣下呀然張頰噴泉沫入池有聲泠然相應池上石
壁千仞巉削如斧鑿痕泉脉出其中山脚爲小石方
井識泉源檜竹桃柳夾池東西一峰蒼然峙其南池
中影沉沉紺寒門稍東爲月關洩水水淙出關東爲
小渠過石梁乃縈廻西入山下田卽前所見者予命
從者下石磴以碗承龍口泉飲一勺味甘爽毛骨森
然聽陵卒道文廟駐驂泉上事久之乃去

一畝泉在昌平州西南新屯廣一畝許流入清河以資糧

運

百泉在州西南四里平地湧出不計其數中有三大泉潤
徑丈許一曰源泉一曰黃泉一曰響泉是也又有龍泉出
州東南五里之龍泉山溫泉出州西北二十五里之湯峪
虎眼泉在昌平舊縣西北城下流至豐善村入榆河
聖水泉在房山下又西南有伏龍穴名龍城峪峪出湯泉
上方寺在山絕頂有泉如斗汨汨不絕
孔水洞在大房山東北懸崖千尺石竇如門深不可測時
有白龍出焉樵牧往往聞絲竹音有人乘桴窮源五六日

無所抵惟見仙鼠晝飛頰鱗游泳而已唐開元歲每旱必
遣使投金龍玉璧禱之立應金大和中有桃花瓣浮出其
大如當五錢按孔水洞今訛爲雲水洞距上方寺南十二
里

湯泉在遵化西北福泉山下

王縱山衡記取道薊州過石門石門兩山巖業正鎖
驛道傍祠漢張將軍純以有捍禦功也又二十里
爲湯泉泉在山坡下初漫漶四溢戚將軍繼光始鑿
石爲池池正厯九新堂深二丈許廣幾倍之水勢壯

甚然適如石而止未至數十步聲湯湯然氣滃滃然
若不可嚮邇卽而俯之靜若元鑑可捧而盥其氣香
其味冲泡起於下大小蠶蠶若轉念珠投以錢作蛺
蝶舞與泡影相頽頽良久乃下池之南穴而下水支
委於牆外種荷花一渠綠淨可把又溝其北石唇承
之穿堂而出中堂爲簷除甃爲小方塘以上受雨而
下引泉客至則設版焉其東則銅龍張舌噴泉甚怒
迤行入浴池池之陰有竇焉蓄寒水浴者時其溫涼
之候而啓閉之九新堂後有池如偃月寒水所自出

色正凝碧余愕問主者具言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
畝類焦釜覆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不蓋數武
之內而水火共鼎亦一奇也已乃循行壁間讀武宗
宮人王氏詩未有溶溶一脉流千古不爲人間洗冷
腸之語顧覓塞外諸山層復如青蓮瓣長城爲帶金
湯屹然相與歎山河雨戒之不偶時有老卒問以塞
上事對娓娓而流涕爲言戚將軍將軍嘗罰嚴得士
死力其所規造無論成堞樓櫓卽小小臺館皆有意
要於不可易常因材於山因力於土無侈費而其大

指則恐士卒驕惰難用故欲練磨之於斧薪舂鏞之間蓋彼時雖外嚴斥堠內通苞苴而將帥猶得以其意爲官故其財力與精神俱閒可以鑿鼓萬軍興可以遊觀萬鬼關今一切絞急迫促文武吏局促自守此佳泉怪石僅以供吾輩幽閒好事之賞而聞且有以爲禁者嗟乎欵堅而網密者數十年於茲矣蓋昔之傲竇無一焉而邊事竟如之何也

古香齋鑿金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六十九

順德羅兆駒初校
南海孔昭鑿再校
南海孔昭鑿三校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七十

陵園

北平孫承澤著

京東北平谷縣境內漁子山有大家俗呼軒轅臺相傳爲黃帝陵舊有廟今圯黃帝都冀故其陵在冀境內舊云在橋山又曰在寧州非也至鼎湖龍髯之說則益荒唐矣薊州東北有崆峒山問道廣成子處今陝西崆峒山有元鶴謂爲黃帝時物恐亦神其說耳

燕昭王墓九州要記曰在古漁陽北之無終山一統志云

在府西清河岸側之燕丹村

昭王墓前有班狸化爲書生欲往見司空張華時墓前華表亦神語班狸曰張公難籠絡子非但自誤亦且誤及老表遂見華容止風流華雅重之論及文史互有勝負言卒便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令雷煥謂華曰此千年老精必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遂使人伐昭王墓前華表伐者聞華表歎曰老狸果誤我於華表穴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使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燃以照之狸露真形

燕靈王墓在城東金大定中改葬兩墓相連東墓之柩題

其和云燕靈王舊葬古柩字

秦太子墓在大城北段堤村始皇巡狩駐蹕於此幼子亡葬此

遼章宗陵在京東三河縣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太宗陵在上京貞元三年命大房山雲峯寺爲山陵建行宮於其麓宮成名曰盤寧命判大宗正寺京等如上京遷太祖太宗梓宮葬大房山太祖陵名曰睿陵太宗陵名曰恭陵

宣宗葬德陵章宗葬道陵二陵在大房山東北
萬壽王家在阜城門外之西碑存

元人無陵遇大喪棺用楠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小大
合爲棺置遺體其中殮用皮襖皮帽靴襪繫腰盆盂俱用
白粉皮爲之殉以金盞瓶二盞一碟一匙筋各一殮訖用
黃金爲繩四條以束之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用萬
馬蹴平候草青方已使同平坡不可復識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棐疏云國家於歷
代帝王陵寢之祭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

祭之處俱實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宗陵絕無
陵所但權於府西廟址掃堦席幄以畢事夫旣曰祭
陵而實無陵臣以爲通罷之便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己卯營山陵於昌平縣遂封其山
爲天壽山時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而仁孝皇后尚未
葬禮部尚書趙玚以江西地理術人廖均卿至昌平徧閱
諸山得昌平東黃土山最吉遂即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
山陵前爲總神路又爲門門外刻石文武大臣象獸石柱
及牌樓南爲紅門門內爲拂塵殿外爲石牌坊各陵寶城

正前爲明樓樓前爲石几筵又前爲祿恩殿爲祿恩門各
陵殿舊名享殿嘉靖十七年上躬祀天壽山始名殿曰祿
恩殿門曰祿恩門祿者祭而受福之名也恩者罔極之思
也門外爲聖蹟碑亭爲神庫神厨宰牲亭

明成祖文皇帝后陵曰長陵

明仁宗昭皇帝后陵曰獻陵在長陵西

明宣宗章皇帝后陵曰景陵在獻陵東

明英宗睿皇帝后陵曰裕陵在景陵西

孝肅皇后祔

明憲宗純皇帝后陵曰茂陵在裕陵西

孝穆 孝惠皇后祔

明孝宗敬皇帝后陵曰泰陵在茂陵西

明武宗毅皇帝后陵曰康陵在泰陵西南

明世宗肅皇帝后陵曰永陵在景陵東

孝烈 孝恪皇后祔

明穆宗莊皇帝后陵曰昭陵在康陵西南

孝安 孝定皇后祔

明神宗顯皇帝后陵曰定陵在昭陵北

孝靖皇后祔

明光宗貞皇帝后陵曰慶陵在裕陵東南

孝和 孝純皇后祔

明熹宗愍皇帝陵曰德陵在永陵東

恭仁康定景皇帝 貞惠安和景皇后陵在西山前爲享殿爲神庫神厨宰牲亭內官房成化年建碑亭於門左嘉靖二十一年以神碑偏置門左非制乃改建於陵門之外世傳西內老佛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西思恩州知州岑瑛遇一老僧於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

應能也自言此非吾姓名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壽佛寺居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道往南寧陳步江一寺而歸者復如之乃又去南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迺遷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殆盡早晚入土無能爲矣願送骸骨歸瑛大駭聞於巡按御史奏之驛送赴京號爲老佛途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

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
休及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
內使也使之審視者佛亮見卽曰不是曰我昔御便
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餽食之何謂不是聞楊士
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爲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
佛入西內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載史仲彬致身錄
王世貞建文還國辨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
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爲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
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僉其實爲我衆聞之

大驚以間諂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
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鵝肉汝兩手俱有所
執伏於地而口餽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
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耶薛
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
陞州爲府以知州岑瑛爲知府瑛初遇老僧於道從
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能也曰此非吾姓名
吾有所託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
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試之其說如前攷之史第云

正統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給人曰我建
文也張天師言我有四十年苦今爲僧期滿宜亟返
邦國以黃紙爲書命其徒清進持詣思恩府土官知
府岑瑛執送總兵官柳溥械至京會官鞫之乃言真
姓名爲楊行祥河南鈞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
爲僧歷游兩京雲南貴州至廣西上命錦衣衛佃蔡
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人俱謫戍遼東
邊衛此事與應旂紀相近然應旂實借此附會前說
耳其人乃楊行祥非楊應能也建文以洪武十年生

距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
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又何
忍下之獄而死戍其同謀十二人也且事發於正統
五年非十二年也思恩固府未聞某年陞州爲府也
野史又載建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
自然恐皆好事者附會也大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
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
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此紛紛者止因楊應祥
一事誤耳

顧起元曰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鹽薛武進皆以爲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非載於紀傳然余考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髮髯使當時果有之於時禁網業已漸弛於洪熙之後何所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也且以帝之遜爲真邪龍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錘而葬孝康之祀忽諸又何所戀戀於京師一坏土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爲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捕官搜姦爬梳亡遺

當時誰敢指后屍証以爲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爲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禮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錢謙益致身錄考成化間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爲友嘗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彬字仲質之墓今匏菴集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時吳中盛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入翰林爲侍書壬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彬與焉

百香齋書目彙編 卷十一
彬後數訪帝於滇於楚於蜀於浪穹帝亦間行數至
彬家諸從亡者氏名踪跡皆可考証前有金陵焦修
撰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奇慕義之士見是錄也
相與歛歔太息徬徨憑弔視以為必有南科臣歐陽
調律上其書於朝且有欲為請諡立祠附方鐵諸公
之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叅考之斷其必無者有十表
稱彬幼跌宕不羈國初與諸少年縛貪縱吏獻闕下
賜食與鈔給舟遣還恭謹力田為糧長稅入居最每
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賴之如是而已令彬果遜

國遺臣縱從亡訪主多所諱忌獨不當云曾受先朝
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書續文何
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公之表蓋據明古行狀何失
實一至於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
縣官以為能推使前對反覆辨論無所畏彬既從亡
間歸尚敢昂首伸眉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不畏
人物色乎縣官豈無耳者獨不知為故翰林侍書推
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也表記彬生平自縛吏
詣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間關訪主廿年之間徧

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帝於滇南何暇及此其必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以從亡爲讐家所中死於獄彬實未曾死獄而云以從亡死獄甚其詞以覲邨也表書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錄云後三日表書其年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皆舛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亡殉志之臣或生扞牧圉或死膏草野或湮滅而淵沈或鳥集而獸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

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曰某爲補鍋匠某爲葛衣翁某爲東湖樵比太學之標榜擬期門之會集哉野史記壬午七月有樵夫曰詔自湛於樂清之東湖今則以爲從亡之牛景先豈湛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堅守請誅增壽皆剽竊建文時政以彬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國諸書一時論諫皆詳載而獨於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敷奏記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彬縛食縱官吏見上於

奉天門賜酒饌寶鈔次日陛辭朱給事吉祖之秦淮
王文學彞張待制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事中
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洪武二十三年辭薦不起
廿五年以明經能書薦入中書書詔勅二十七年授
戶科給事中是年吉正辭疾里居尚未入官何得稱
給事中祖餞秦淮也張羽爲太常司丞謫嶺南半道
召還自沉於龍江此洪武初年也王彞與魏觀高啟
同誅洪武七年也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
史旋放歸是年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鉞建

文元年以宜章縣典史中湖廣鄉試次年中胡庶榜
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安得洪武中先官給事也作是
錄者以鉞同郡人又死於壬午故假鉞以重彬而不
知其踏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縣丞到
彬家問建文君在否彬曰未也微哂而去當時匿革
除姦黨罪至誅死何物縣丞敢與彬開笑口相向乎
此鄉里小兒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
革除之禁少弛矣明古之友自吳文定而外如沈啓
南王濟之輩著書多訟言革除何獨諱明古之祖明

古為姚善周是脩王觀立傳具在西邨集中大書特書一無避忌何獨於已之祖則諱而沒其實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梁田玉等九人松陽王詔得之治平寺轉藏上彼云轉藏此云道書其傳會明矣序文蕪陋亦非脩撰筆也其必無者十也史之後人諸生北斗改錄為奇忠志多所援據通人為之序以為有家藏秘本合於茅山所傳者也去年北斗過余問侍書事真偽云何余正告之曰偽也為具言其所以北斗色動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問其所藏秘本則

遜謝無有余觀西邨集趙秉文畫跋考云世之作偽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實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為斯錄發歟語有之俗語不實流為丹青余之為是考也深懼夫史家弗察溺於流俗而遺誤後世也余豈好辯哉崇禎十五年給事中沈胤培疏竊見駙馬都尉輩永固一本奉旨着該部科詳酌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脩明舊章無幽不闡請諭建文於此口真千載一時始祖宗陰牖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

也按臣祖子本爲銀臺時具疏請祀建文大畧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嫡子五年御宇統順承明生爲金潢玉牒之主沒合斷蓬飛草之怨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議以天子禮葬遣官致祭輟朝三日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恩詔褒祀死節諸臣是忠於建文者宜祭祀乃建文何獨不得祀因請祀於孝陵高皇帝之傍或懿文太子之側疏下部覆如議留中不報而要非臣祖一人之私言也方弘治中禮部主事楊循吉亦嘗請追諡建文而以景皇帝及

元順帝爲比謂親親固當視景帝避位尤當視順帝人皆誦其不刊暨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嫡復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並形奏辨乃景泰附錄改正而建文年號報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禮臣范謙覆科臣楊天民臺臣牛應元等疏而奉有建文事蹟着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存其年號之旨其難其慎越今又四朝矣推而論之不帝何以編年不帝何以議享存其年號不得不復其帝統復其帝統不得不酌其徽稱與脩其祀典事

皇朝通志卷七十
本相因理原一貫合先後諸臣之章奏神宗需發之
明綸已示顯號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嘗曰欲法周
公輔成王乎今孺子而在未必不復辟也又不嘗稱
建文爲少帝乎位號依然並未如景泰之追廢爲郕
戾王也且建文得統於高皇帝尤非若景泰之因危
擁立也乃一則尊崇於易世之後一則泯滅於數十
代之餘不過謂表章遜國則靖難無光而不知天與
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迹勢窮事去建文亦何
必存揖讓之名要以承祧有主卽家君避野原無傷

太祖之心况一脉相傳則繼體開天更遞禪文皇之
緒而何嫌何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堯虛受邁禹遠
希憲廟追崇景帝之規近體神宗褒表忠魂之意則
臣有四說於此察觀實錄令建文自爲本紀無溷附
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祛西山不封不樹之訛
而考尋成祖禮葬之蹟因以表爲陵園二可議也倣
恭仁康定之謚法而斟酌於二字四字之間三可議
也卽園爲寢而春秋二享掌於南奉常四可議也夫
然後皇上之心盡二祖列宗之心盡而三百年來臣

民之心亦無所不盡念祖德而降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鞏都尉上疏請以建文君入祀典崇禎帝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蓋建文之死史謂葬以天子之禮所葬之地南中杳然也又傳謂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在金山寺後余在退谷幾經尋訪又杳然也崇禎上謂其無陵信矣然加號存年之典卒未舉行誠缺事也附載

洪武乙卯冬十月詔定陵寢朔望節序祀禮時禮部

學士樂韶鳳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冬夏二至日用大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十五年夏遣使訪帝王陵寢先是上閱宋史見宋太祖詔脩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也遣翰林編脩蔡元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並具圖以聞於是陳州有伏羲氏商高宗孟津漢光武鄭州周世宗鞏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鄴神農氏寧遠舜帝延

安軒轅氏西安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景帝
咸寧漢文帝興平漢武帝長安漢宣帝富平後魏文
帝扶風隋高祖三原唐高祖醴泉唐太宗蒲城唐憲
宗涇陽唐宣宗滑縣高陽氏高辛氏內黃商中宗順
天元世祖東平堯帝曲阜少昊氏趙城媯皇氏滎河
商湯王會稽夏禹王宋孝宗凡三十六陵是年遣官
行視帝王陵寢遂禁樵牧設守陵戶陵二人三歲一
傳制遣道士奉香詣諸陵令有司致祭皇帝卽位遣
官祭告羣廟中又有武功姜嫄后稷之祠慶都堯母

之祠二十六年令車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
百步外下馬如違者以大不敬論

躬謁陵寢記萬曆八年三月上奉兩宮皇太后率后
妃謁陵行春祭禮辛亥發京次鞏華城從官行禮畢
薊遼總督官梁夢龍昌平總兵官楊四畏及昌平州
官吏師生朝見於行宮賜元輔張居正及次輔張四
維申時行膳酒有差壬子駕發鞏華城至天壽山紅
門降輦由左門入兩宮皇太后陞輿上駕前導后妃
後隨至感恩殿侍膳畢上陞座從官行叩頭禮本日

駐蹕感恩殿祭日質明上具青袍奉兩宮皇太后率
后如乘輿至長陵門東降輿皇太后后妃於陵殿左
右設障屏少待導引官導上至左門外典儀唱執事
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道至拜位奏就位詣前上香
上三上香跪訖復位四拜傳贊同奠帛行初獻禮導
至御案前獻帛導至文皇帝御座前獻爵又導至文
皇后御前獻爵復位跪傳贊衆官皆跪讀祝俯伏興
平身傳贊同亞獻禮終獻禮執爵者代獻四拜傳贊
同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上退拜位之

東捧祝帛官出殿門禮畢傳贊同百官上幄次卽次
出先謁永陵候駕執事官徹牲設酒果脯醢上奉兩
宮皇太后率后妃入女官奏就位行四拜禮奏上香
女官捧香皇太后三上香訖奏復位跪皇太后跪后
妃皆跪上跪於皇太后之左讀祝官跪於上後讀訖
奏興四拜禮畢出次詣永陵昭陵行禮如長陵是日
遣公徐文壁侯李言恭伯陳王謨杜繼宗陳景行李
偉分祭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都督沈至祭
景皇帝陵寢李鶴祭恭讓章皇后中官祭憲廟廢后

吳后都指揮僉事蔣克謙祭哀冲莊敬二太子各陵
園侯張建元祭天壽山神初擬本日仍駐蹕感恩殿
聖母與上聞陵所艱於得水且因念六軍恐難以久
屯必須當即日駕回輦華城以扈駕謁陵行禮畢賜
輔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行白金紵幣諭兵部以遼
薊昌平迎駕官軍防護辛苦給賞如京軍例又次賞
宣大頂關防護官軍以示朝廷撫恤恩優垂念邊兵
之至意諭戶部曰朕茲躬謁山陵經過地方百姓勞
苦本年分田租量與蠲免以示優恤甲寅駕發輦華

城暫駐蹕功德寺行宮復賜輔臣酒膳奉兩宮聖母
后妃御龍舟回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俱於西直門
迎駕上還宮是行也上自發京以至還宮往來皆乘
馬諸供億悉從省約居人老幼扶攜載道瞻仰歡頌
達於遠近戶部請照隆慶二年例昌平州宛大二縣
免十分之五從之

察勘皇陵紀崇禎辛巳四月二十五日辰時上召成
國公朱純臣恭順侯吳惟英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
尉萬燁鞏永固宣平伯衛時春禮部尚書林欲楫侍

郎王錫哀蔣德璟來中極殿時臣璟方病瀉卽力疾入午門直房同王公小坐旋入左掖門纂脩館待林公頃之諸公及內閣四位俱到入皇極殿旁直房坐是時方祈雨用青布袍角帶而上傳令用青錦繡本等服色諸臣相顧未敢信內璫亟趣之急令辦官出持袍帶入換交揖畢卽同入弘政門內璫再趣云上御中極殿已久卽魚貫入中左門循殿垣高下可四十級到中極殿外鞠躬入分東西班檻外一拜三叩頭畢上曰卿等進來攝齊入殿內東西立上曰成國

公等過來禮部過來同過中跪上曰孝陵爲高皇帝已劍之所關係重大會典所載近陵不許開窰取石斫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玩於原額四窰外開得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南中諸臣回奏還須特遣重臣親勘卿等有所見各奏來勦戚六人各通職名奏畢大約皆言奉命往勘不敢輕徇情面等語尚書欲楫奏勘陵須用通曉地理者同去聞有上林苑監楊應祥頗曉堪輿可取來同看上命卽取楊應祥來左侍郎錫哀奏臣向爲南京司業

祭酒頗知孝陵事體上遽令勳戚諸臣起惟禮部三
臣面對錫袞復奏孝陵自花山以下屬句容以上屬
上元向有祖窰四箇天啓後漸添頗多宜行折毀右
侍郎臣蔣德璟奏孝陵在鍾山古稱龍蟠虎踞之地
最為形勝其龍脉從茅山來歷燕岡武岐華山白雲
峯龍泉庵一帶至陵可九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
禁例甚嚴今新開諸窰若碍龍脉自當嚴禁只是愚
民無知以前似不必究臣又見宗室舉人朱統鎮曾
有疏言孝陵水口關砂諸處亦有私取紅石并陵後

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又前歲有涇縣百姓全大功疏
言泗州相陵鳳陽皇陵二處亦當照管上曰是全大
功閣臣旁立對曰是全大功臣再奏泗州地稍低聞
大水時幾沒陵山砂脚鳳陽陵龍脉來處聞亦有開
鑿池塘者上傾聽曰這奏向不曾聞得顧問閣臣皆
謝不知上命臣等起來隨曰賜宴坐臣等出檻外跪
謝因叩頭言時方祈雨齋宿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
又謝不敢坐上命卽遵旨入坐隨命內璫布席計十
三人各一席四閣臣及林尚書同坐係長桌用金蓮

花杯臣錫亥臣德璟同坐鍍金蓮花杯杯高大如瓶
圓可四寸下有三小蒂承之旁有荷柄儼然一大蓮
花也其勳戚諸席在西皆御膳所自備蔬果各席可
三十餘器皆精潔席各二花瓶插蓮花中璫云未入
時上自就各席觀之且手自安花云隨召光祿寺官
八人入行酒酒有異香皆出御厨非光祿辦也酒三
巡湯三飯一而上以齋不用酒既畢出席謝上曰右
侍郎來德璟出班將過上連曰右侍郎蔣德璟來臣
卽過中跪上曰上來膝行數步上曰再上來再膝行

數步如是者三距御座可丈許上曰汝纔奏的再奏
來臣對孝陵前對茅山後枕大江高皇帝弓劍之所
自當慎重上曰泗州鳳陽事再說來臣奏臣未曾到
鳳陽亦未知其詳只部中見全大功疏是如此說祖
陵只禁附陵二十里此外皆與民同所以愚民不知
間有開鑿灌注須查果係龍脉與否如不係龍脉則
民生水利亦當照管其泗州因高費一帶地勢亦低
聞下面閘板不甚消水所以水勢壅塞時有滄浸之
患上顧問閣臣曰這奏說的是鳳陽泗州須一并踏

勘閣臣承旨訖臣瑁將叩頭起上又令再奏來臣奏
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都結爲鳳泗祖陵
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爲鍾山孝陵北幹旺氣在北京
結爲天壽山諸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真是帝
王萬世靈長之福上曰這三大幹都從崑崙山發脉
來臣奏誠如聖諭儒者言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岷
冢來負地絡之陽至揚子江入海爲南京北戒自黃
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爲北京是兩大
戒山河形勢皆兩京收住上曰這北戒是至天津入

海歷臣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天壽西山入京城
至天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一帶龍脉過處
亦不宜開窰口上曰西山一帶亦當照管起來傍立
上廻顧久之卽曰成國公新樂侯禮部尚書來三臣
同進上曰今命卿等三人特往南京孝陵會同奉祀
及守備神宮監禮部禮科察勘附陵三十里及龍脉
經行處并左右砂水俱不許開石燒灰凡新添窰房
悉行拆毀樹木椿植或宜移去或宜栽補俱詳察便
宜行至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一并嚴行踏勘如有勢

豪大姓把持立行參奏治罪欲楫奏楊應祥江西人
今丁憂回籍恐不在家有原任禮部郎中今陞浙江
提學副使王應華係臣舊屬官如楊應祥不在卽取
王應華來上曰一并行文取來因賜成國公路費二
百兩絲緞二十表裏新樂侯路費二百五十兩絲緞
十五表裏尚書林路費一百兩絲緞十表裏命再賜
茶卽同出檻外叩頭而出時天氣尚熱關四大門薰
風習習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一片黃金璀璨也內
置金椅及御榻以黃綾衣之諸臣就席時上用茶間

覽案上文書司禮監大璫傍立侍而諸臣坐真盛事
也祖制宴羣臣皆在午門外文華門外惟郊祀慶成
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永樂中召坐西內圓殿宣
德中召儒臣入萬歲山廣寒殿又召遊太液池皆賜
宴嘉靖中賜宴西苑然不聞侍坐亦不聞在中極者
蓋正統後坐禮久廢今上崇禎十三年始議行之而
中極自賜宴親王外從來未有也是日上立傳內閣
取朱統鑽全大功本查統鑽疏在丁丑四月全大功
疏在丁丑閏四月閣中不知也搜尋久之始上然當

時僅票統鎮疏有祖陵泄水故道宜清孝陵來脉小民鑿石及句容建坊祭葬事情著該監撫按作速脩理禁飭而大功疏則票已有旨而已上遂特發旨二百餘言詳述孝陵及鳳泗二陵察勘事情仍鑄關防給勅書以行禮部侍郎臣蔣德璟恭記

附蔣德璟鳳泗皇陵記泗州與盱眙縣夾淮而居相距五里許度浮橋從州城外沿淮北行十里渡小河卽基運山也山一片皆漫土嘉靖中始改稱基運云易輿以馬入御碑亭佳氣蔥鬱古栢萬株數百步爲

紅門旁卽祠祭署也世襲奉祀朱自讓來迎引入殿前行五拜三叩頭禮殿前豎石闕四石獸十六石馬六內臣控馬二朝臣十四殿內三黃幄置神座德祖元皇帝后居中南向卽高皇帝高祖也懿祖恒皇帝后居東西向熙祖裕皇帝后居西東向其陵寢神宮御器一如孝陵及天壽制殿門後卽熙祖陵所稱萬歲山者也高皇帝以世湮遠不輕祖故斷以德祖爲肇基而德懿二陵經兵燹亦失其處故止於熙陵寢殿行望祭焉龍脉西自汴梁由宿虹至雙溝鎮起伏

萬狀爲九岡十八窪從西轉北亥龍八首坐癸向丁
一大坂土也殿則子午陵前地平壠數百丈皆高數
尺繞身九曲水入懷遠從御橋東出與小河會又前
爲汴河其左爲徒湖爲二陳溝又前卽泗州城有塔
又前爲大淮水水皆從西來遶陵後東北入海而淮
水灣環如玉帶皆逆水也又前卽盱眙縣治米芾所
書第一山也山不甚高然峯巒橫亘八九與陵正對
卽面前案山又前二百餘里爲大江而陵後則明堂
九曲水遶元武又後爲影塔湖又後爲汴湖又後二

百里爲黃河又數百里爲泰山大約五百里之內北
戒帶河南戒雜江而十餘里明堂前後復有淮泗汴
河諸水環遶南東北惟龍自西來稍高耳陵左肩十
里爲掛劍臺又左爲洪澤湖又左爲龜山卽禹鎖巫
支祁處又左爲老子山自老子山北至清河縣卽淮
黃交會處也陵右肩六十里爲影塔湖爲九岡十八
窪又右爲柳山爲朱山卽汴梁虹宿來龍千里結穴
真帝王萬年吉壤縣令孫徵奎云大水時殿前可一
尺其山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餘惟御碑亭前築堤

稍斜射而東一帶人家蔽塞案山似於明堂為礙耳
午飯祠祭署朱君所因與瓏熇酌數巡而歸謹按圖
說稱熙祖世為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生宋季元初
至元間因亂挈家渡淮至泗州見其風土醅厚居焉
泗人社會常推為祭酒居泗凡三十八年一日臥屋
後楊家墩下墩有窩遇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
必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若以枯枝試之必生葉亟
呼熙祖起祖故熟睡道士乃插枯枝去十日後熙祖
侵晨往驗果生葉因拔去生枝別易枯枝前道士復

來心異之見熙祖在旁因指之曰必此人易去遂語
祖曰若有福歿葬此當出天子語訖忽不見元致和
二年丁卯夏熙祖歿因葬焉甫封土卽自成墳仁祖
年四十六冬十二月携南昌盱眙臨淮三王及曹國
長公主遷於鍾離東鄉盱眙之木場里消皇后見一
異人脩髯奇貌黃冠朱裳象簡授白藥一丸神光燿
燿使吞之遂孕明年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太祖高
皇帝生聖造戊辰壬戌丁丑丁未也遯葬期甫歲餘
耳將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起呼朱家火及至無有

也舍旁故有二郎廟時聞空中語亟徙去至晚果徙
東北百餘步高皇帝甫生高皇后抱浴池嘆曰家貧
乏襁褓具奈何忽紅羅浮水上因取而衣之今傳爲
紅羅障其生處常見五色王氣世名明光山有紅廟
在焉廟在盱眙縣靈跡鄉距縣百二十里及高皇帝
龍飛定鼎金陵追尊四代已建仁祖高皇帝陵於鳳
陽因命皇太子至濠泗祭告祖考妣於泗州然未識
元宮所在時向城西瀕河憑弔歲時遣官致祭洪武
十七年甲子十月十二日宗人龍驤衛總旗朱貫從

軍于外年老始歸卽畫圖貼說識認宗派指出居處
葬處備陳靈異始末貴故偕熙祖北渡者上卽命皇
太子至泗脩建陵寢號曰祖陵命禮部製造三祖考
袞冕冠服瘞殿後每歲大小二十六祭設祭田一百
四十九頃僉選人戶三百一十四戶因授貴奉祀四
品服色子孫世襲管理署事當貴面奏陵圖時恩賜
田宅鈔錠金帶衣服等物寵賚有加今置祠署於貴
先人所居之稍北其東南卽熙祖舊屋基特賜奉祀
官世爲葬地及貴子紱襲前官高皇帝召入謹身殿

賜膳一卓復賜御前子鵝肉諭以莫嫌官小與國同濟而楊家墩者宋保義大夫楊浚大理寺評事楊柟墓也命改遷於陵西之黃岡里復諭戶部免守陵戶役及一應雜色差糧嘗曰濠泗實朕鄉里陵寢在焉人民理宜優恤諭署民曰隣近荒田儘力開耕永不起科不屬有司衙門諭署官曰你衙門裏無刑名造作也不刷卷嗣是文皇帝駕過泗州詣陵祭告賜金飾鞍馬鈔錠田地四十四所並服役百戶內侍等官又命朱貴子紱諭泗州降有功駕渡淮仍以令牌名

紱至營賜坐溫語移時賜父老牛酒慰勞焉列聖承統皆遣重臣祭告景泰時以不雨弘治時以大風傷陵樹嘉靖時以陵前山石墜以基運山從祀方澤以皇嗣未生以脩陵工完皆遣重臣祭告萬曆二年七月十四夜大風雨損壞殿宇門墻及湖水衝激東南角岸命南工部郎郭子章脩理并砌石堤二十年復命南禮侍會朝節南工部郎沈演周詩再築護堤二道

古香齋鑒賞袖珍春明夢餘錄卷之七十

順德羅兆駒初校
南海孔昭鑿再校
南海孔昭燊三校



